中國回教史研究

通縣金吉堂著

目錄

卷上　中國回教史學

卷下　中國回教史略

第三章 回民在中國歷史上之普遍時代

中國回教史研究

通縣金吉堂著

卷上　中國回教史學

第一章　中國回教史上應解決之各問題

第一節　回回迴紇辨

歷來言回教者，自顧炎武日知錄始，每以今之回回，爲唐代迴紇之後裔，率以謂此教由迴紇人傳來此間，迴紇之音轉爲回回，指鹿爲馬，以訛傳訛，實爲中國回教史上一大癥結所在。日知錄卷廿九吐蕃

回紇條：

「唐之回紇卽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卽回兀卽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于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李衛公上尊號玉册文，種類磐互，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今之遺風亦未異于昔也，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紇請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卽今禮拜寺所由立也。」

顧氏爲明清大儒，淹貫百家，其牽强附會誤解事實乃若是，後來康雍

問教中大師劉智，竟亦撰說，曲爲之解，劉著回回說：

「而此地稱之爲回回，不知其從何起，意蓋吾道之自西而東也，始于隋唐，經回紇國來，回紇乃中國之邊譯，亦天方之邊譯也，行天方之教，教類相似，則以吾人亦稱回紇，至宋元，天方學人大至，視回紇二字無謂，而改爲回回，聲音相近，而義理頗深，沿至于今不可不知也」

教內外之先賢大儒，其主張既如是，輾轉相承，浸成不易之論，杭世駿，（道古堂集景教續考）魏源（聖武記甘肅再征叛回記）之流皆是也。迄至現代，侈談回族，漸爲風尙，其數典忘祖之尤者矣。攷今之回回非卽古之回紇，在明史上已竟間接言之。至清乾隆間，嘉定

錢大昕氏，則直斥其非。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傳：「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相傳其國王謨罕謨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拔爾，猶言天使也，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人徧于四方，皆守教不替。」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謂今之回回卽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郎回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撰趙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撰高昌偰氏家傳云：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和喇和林，今之和寧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

有之，高昌者今之哈喇和綽也。偉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回鶻即回紇趙歐二公言之詳矣，回回與回鶻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世祖紀：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各一人。薛塔剌海傳：從征回回，察欽，河西，畏吾兒，諸國。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曰回回，曰畏吾兒，曰哈拉灰，不相統屬，又云，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則回回與回鶻故區以別矣。

錢氏之區別是則是矣，然而語焉不詳，回回一名之源流如何，及迴紇回鶻畏吾等相互之關係又如何，實甚闕略，徵之見聞，縷述于後，

A. 回回名辭之源流

「回回」一名辭，究起源于何時何書？以前各家，錢大昕以後，皆云始見于遼史，該書卷卅天祚本紀云：

「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

攷大石西奔之時，宋徽宗宣和五年也，余讀夢溪筆談至卷五有該書作者知延州時所作凱歌五首其第四云：

旗隊渾如錦繡堆　　銀裝背嵬打回回
先教淨掃安西路　　待向河源飲馬來

沈括知延州，現雖未查出在何年月，然以其宋史本傳之文理推之，至遲當在宋哲宗元祐元年，以前——約在三四年——假令歌中所言「打

「回回」之回回無他項解釋，而是指一種民族言，則回回一名辭之發現又早上三四十年，要不失爲歷史上有相當價值之發見，則回回之名在北宋之中葉已有之矣。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洪遵作譜雙凡五卷，其第三曰回回雙陸，金史記有回回營，其人善製火藥，是又知回回一名在北宋以後漸行通用矣。至成吉斯汗西征西域時，回回一名更形確定，頻見于當時官私文書：

……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奔契丹。元史太祖本紀

……與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鎖潭，回回諸國將部曲萬人以先。元史一百廿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

……壬午帝征回回，國其主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追之。元史一百廿

——速不台傳

兎兒年太祖去征回回，命弟斡惕赤斤居守命者別做頭哨，速別額台做者別後援，脫忽察兒做速不額台後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繞去，不許動他百姓，至第三次，脫忽察兒經過搶了百姓田禾。篾力克王與回回、札剌勒丁相合，……　元朝祕史

太祖征回回七年初命巴剌追回回、札剌勒丁幷篾力克王……　仝上

吾書至此擬得一定義曰：元初及其以前所言回回，殆專指花剌子模國人而言也。及既滅花剌子模，蒙古之疆土日擴，眼光逾廣，不僅呼花剌子模人爲回回，卽與花剌子模人生活相同之人，易言之卽所有之伊斯蘭教人皆被稱回回矣。故自元初以後之載籍觀之，報達阿巴斯朝最

未君主治下之人民，亦名回回，自西域各方來華之伊斯蘭教徒，中國人統名之曰回回，且自海上來航之伊斯蘭教商人，因其生活習俗與西北來者無不相同，故華人又別稱之曰南蕃回回，總之，自是之後，回回一名，在中國即爲伊斯蘭教人之代名辭。

八年戊午春，諸王旭烈兀，討回回哈里發平之，（元史卷三憲宗本紀）

今回回皆以中原爲家，江南尤多，（癸辛雜識續集）

此云回回泛指來自中亞及西亞之伊斯蘭教徒而言，無分其爲波斯阿剌伯或吐厥之籍貫也。

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茂法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礮匠于宗王阿不哥，……馳驛至京師，（元史卷二百三工藝傳）

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實剌人也，善造礮。仝上

茂法里實喇皆西亞地名也，回回一名，始而代表地，至是已代表人矣。

泉南有巨賈南蕃回回佛蓮者，蒲氏壻也，其家富甚，癸辛雜識

至于回回與教字聯在一起，則有明以後之事實耳，明初有馬歡者，嘗隨鄭和放洋西去，巡行海外，著一遊記曰瀛涯勝覽，回回教一名辭始見其書中：

榜葛剌，地廣人稠，財物丰碩，有城郭乃回回人，王及將領冠服用回回制，婚喪皆回回教。

祖法兒人皆崇回回教……婚喪遵回回教

綜合上述列一簡表，以見回回名稱之蛻變

代表地	代表人	代表教	簡稱	現在
回回地面	回回氏	回回教	回教，回回，回民	回教民族

元朝既目伊斯蘭教徒爲回回，已略如上述，然自多方面攷察之，有時亦以回回爲回紇爲回鶻，且有稱奉基督別派之畏兀兒爲回回者，例証于後：

以回回爲回紇

「……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長春眞人西遊記邪米思干之情形

邪米思干即 Smarkand 薩馬爾干故花剌子模之王都也，在元初稱花剌

子楧爲回回爲所有官書及私家著述多數之習慣，然此則以回紇呼之阿合馬回紇人，不知其所由進，世祖時，累官至中書平章政事其子呼遜爲大都路總營兼大興府尹（元史奸臣傳）阿合馬之名，與其子之名呼遜一望而知爲伊斯蘭教徒無疑，且拉施特之史記曾明記之元史則曰回紇

……其回紇國……種類甚衆，其須髯拳如毛而緇黃，淺深不一，面惟見眼鼻，其嗜好亦異，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交手殺而食，雖齋亦酒，脯自若，有遺里諸回紇者，頗柔懦，不喜殺，遇齋則不肉食，有印都回紇者，色黑而性愿，其餘不可殫記（烏古孫仲端北使記）

張亮丞氏註右節文曰：須髯拳如毛，而緇黃，淺深不一，面惟見眼鼻

，正合波斯人情形，波人至今仍好以指甲草搗汁染鬚，先使之生黃色，次施藍靛，則皆可變黑矣，大多數人，皆喜橙黃色鬚也，波土等回教國婦女至今亦以紗障面，僅露兩目。波斯之回教徒，至今食肉不用刀叉，以手撕而食之也，遺里爲哈烈之別名，印都郎印度（堂按今之白俄奉伊斯蘭者亦酗酒無忌，右云雖齋亦酒脯自若者，不可以虛搆目之也。

以回回爲回鶻——回回與回鶻參用

庚辰冬大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鶻王稱也，國朝文類卷五七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阿剌瓦而思回鶻八瓦爾氏，從帝親征，沒于軍，子阿剌瓦丁從世祖

北征有功，子贍思丁有子五人，長烏馬兒次不別次忻都次阿合馬次阿散，不別驍勇善騎射，歷事成宗武宗積官榮祿大夫，三珠虎符，子斡都蠻襲職。

以畏吾兒爲回回

行于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個字母，餘只就偏旁上湊成行。

又兩次金帳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餘小盞，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聞多飲亦醉，但無緣多得耳，回回國貢來，見黑韃事略

鎮海畏兀兒人也，二十一個字母，畏兀兒文也，葡萄酒出自吐魯番，

亦畏兀兒產也，此則云回回

觀于以前則當元初官私文書上，回鶻回紇與回回嘗互相參用，殆指一般信奉伊斯蘭教之民族言，至于畏吾兒一字之音，雖係由回紇或回鶻之音轉來，然自實際觀之，其人所奉之宗教，非伊斯蘭，其源流與詳情，後文言之，黑韃事略書中所言之回回指畏兀兒，其例外耳。

B. 迴紇與回鶻畏兀兒之關係

迴紇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隋大業後稱迴紇焉，在薛延陀北境，居娑陵水側，（舊唐書）與薛延陀共攻吐厥北邊，聲震北方，樹牙獨樂水上，（新唐書）唐天寶中，安祿山犯闕，有助國討賊之功，累尙公主，自稱天驕，大爲唐朝之患，（五代史）元和四年，藹德曷里祿

沒弭施合密毘伽可汗，遣使改爲迴鶻，義取迴旋輕捷如鶻也，開成初、其部內亂，——有將軍句錄末賀走引黠戛斯、領十萬騎，破迴鶻城，燒蕩殆盡，迴鶻散奔諸蕃，有迴鶻馺職者，擁外甥龐特勒，及男鹿幷遏粉等兄弟五人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南來附漢，會昌二年冬，三百衆相次降于幽州，詔配諸道舊唐書　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　新五代史　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焉，宣和中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至留久不歸，宋史　龐特勒自稱可汗，有磧西諸城，其後嗣君弱臣強，居甘州無後昔時之盛，舊唐書

甘州回鶻、回鶻　阿薩蘭回鶻　沙州回鶻　和州回鶻　遼史卷三十六

兵衛志屬國軍條

甘沙州回鶻……西州回鶻……合羅州回鶻　秦州回鶻　宋史卷四百

九十外國傳回鶻條

景祐三年，再舉兵攻回紇瓜、沙、蘭、三州，盡取河南故地

西夏紀事本末卷九。

綜合上述各節觀之，則回鶻遺族，迨散處天山南北兩路，玉門關內外，以至今甘肅省之大部；至其散處今甘肅省境者，先爲契丹—遼—所攻破，而降服，繼受西夏之蹂躪，歸爲臣擄；故當成吉斯汗廻軍六盤山之際，只存河西或唐兀之名，而回鶻寂然無聞矣。—元史上之

回鶻指花剌子模人而言，與此名同實異。──其聚族天山南北者，當成吉斯汗大軍西進之日，卽投誠效力，此後在蒙古旗幟下，極形活躍，元史稱之曰畏吾兒，直至明代中葉，玉門關外，猶有畏吾兒部。

今以其人所信奉之宗教攷之，則唐代之廻紇與回鶻信摩尼教。例証如下：

「元和八年十二月二日，宴歸國廻鶻摩尼八人，令見中書宰官，先是廻紇請和親，憲宗使有司計之，禮費約五百萬貫，方內有誅討，未任其親，以摩尼為廻紇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

「長慶元年五月，廻鶻宰相督都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於鴻臚寺安置。」

「會昌三年，烏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營，其親信骨肉，及摩尼志淨等四人，已先入振武軍。河東劉沔率兵奄至，烏介驚走」（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

「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奸。」（唐書卷二一七迴鶻傳上）

「會昌二年，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與象燒于道，產貲入之官」（同卷下）

「周廣順元年二月，遣使并摩尼貢玉團白氎貂皮等」（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鶻傳）

「隆建二年十二月遣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宋史卷四九○外國傳

北宋之回鶻雜信佛教及波羅門。例証如下：

「雍熙元年四月，西州回鶻與波羅門僧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同入貢」宋史卷四九十外國傳回鶻條

「景德四年，又遣尼法仙等來朝獻馬，仍許法仙遊五台山，又遣僧翟入秦來獻馬，欲于京城建佛寺，祝延聖壽，求賜名額，不許」仝右

「乾德三年，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法淵獻佛牙，琉璃器，琥珀盞，」仝右

元初之畏吾兒則信基督教之別派—聶思特里。例証如下：

「蒙古隆盛時，摩尼教（在畏吾兒）日漸澌滅，代興者則聶思特里派之基督教也。小亞美尼亞親王海敦（Hayton）著亞洲諸國記謂畏吾兒國亦名達爾賽國（Tarse），瑪黎奴薩奴拖（Marno sanudo the elder）謂韃靼人文字宗教皆學自達爾賽國，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遊記，蒙古征服諸國表中，列有達爾西國……約翰孟德高維奴第二書有「便利教授生徒新舊約之故，余特繪製圖像六幅，像後說明書，則用拉丁達爾西（Tarssie）及波斯三國文，俾可由任何一種文得知其文也。達爾西文卽畏吾兒文達爾西（Tarsia）者韃，韃字信异端之謂也……用之以稱聶思特里派基督教也」……愛利雅斯謂「畏吾兒國又稱塔爾薩國，或因其國多基督徒之故也」。長春眞人西

遊記卷上，載：「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台之東有迭屑頭目來迎」。迭屑二字之解釋，据吾所知，以俄人拍雷狄斯（Archi man drite Palladius）之說爲是，彼謂迭屑乃波斯文（Tersa）之譯音：自薩珊王朝時，波斯人卽稱基督教徒爲迭爾沙（Tersa）。……梅寧斯吉(Meninski)氏注塔爾薩（Tarsa）謂卽基督教徒。畏吾兒國及其文字被稱爲達爾賽，亦可見聶派基督教之盛行也」。節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二冊

至于後來，已竟淪亡，漸與中國同化之各部回鶻，與夫元代以後之畏吾兒，至何時始皈依回教，此刻雖無顯著之文獻以爲証明，大約回鶻在入元以後卽已信回教。畏吾兒當明之中葉，數爲吐魯番所摧破，其改宗回教，必在被破之後無疑，然則回鶻與畏吾兒自人種言，實同源

而异流，同爲迴紇之裔；以所居之地帶，所服之水土，所接觸之環境，各有不同，而在面貌，骨格，語言，習俗，生出不同之差別；以其信仰言，則又殊途而同歸；至于二者與內地回回之關係，在未奉回教之前，可謂絕不相通，及奉回教後，或因信仰相同，而發生血統關係。玆再舉現狀上一種習慣，以明其不同：——

A.甘肅回民，自稱蠻民，（不言回回）呼外教人爲蠻子。—蠻子者，遼金以來之遺俗，當時北人之地位强于南人，因賤視南人之故，乃呼之曰蠻子，猶之南人呼北人爲韃子，實含有鄙薄之意也。

B.新疆回民自稱 Uighur 。呼內地回民曰東干，非回民曰「黑泰」。

—Uighur畏吾兒也，其人改信回教仍存故名。黑泰者契丹之音轉，中古以後外人稱中國者也。

C內地回民自稱回回，呼外教人曰「漢兒人」。—回回一名之源流見另文。漢兒人者，有元以後北人呼金人統治下之中國人之稱也。回民蓋仍存舊俗。

統觀以前，則回紇回鶻與回回之不同，顯而判矣。自稱回紇卽回回者可以已矣！

第二節　回教民族說在歷史上的證據

自有漢、回、滿、蒙、藏、五族之說，而回族界說之爭議起。或

以爲唯聚居回疆者爲回族，而居內地者實漢人而信回教。或以爲回疆各部固屬回族，然居內地者又何莫非西北之移民而回紇之子孫!? 于是回族說與漢人回教說，聚訟紛紜，二十年來，迄未解決。後來又有回教民族說者，其說以爲生息于中國境內之數千萬回民，語其構成之成分，實與民族主義所講構成民族之五個條件相符合，故曰回教民族。夫一民族之構成與由來，絕非目前之事，其必有悠久之經過，不言而喻。中國回民是回族?——回紇子孫西北移民——是漢人?——漢人而信回教——是回教民族? 吾人認爲是歷史上問題，其是其非，當考之歷史。吾人經若干時日之考察，覺得今日回民之祖先，原來爲外國人——若分析言之有敍利亞人，小亞細亞人，伊拉克人，伊思巴罕人，各部波

斯人，各族中亞人，女直人，蒙古人，猶太人，乞卜查克人……

此等龐雜不同—風俗，習尙，語言，文字，服色，飲食，面貌，骨格，都不同之外國人，因有共同之目的，相率來中國居住；又因同屬一敎，信仰相同，而發生婚媾關係，經長時間同化，蕃殖生息，而形成今日回民。玆分別舉出回敎民族說在歷史上之證據于後：

(A.)以「姓」爲證

名字上冠姓，爲華人特具之習慣。故外來人留居是邦者，積久亦染此習，于是子孫相承，自成民族。回敎徒入籍中國自不能例外；就現在所有回敎徒之「姓」，而加以區分，大抵可別爲三類：

一，回姓—爲回敎徒所獨有，非回敎徒所無：

賽，納，喇，哈，羽，底，亞，鮮，喜，定，撒，薩，海，回，鐵，虎，脫，仉，閃，妥，朵，以，沐，玉，把，改，買，拜，剪，可，者，敏，忽，擺，靠，黑，洒……………

其得姓方式，約有四：

（甲）取原名之首音

揭文安公集卷九送燮元溥序：

元溥蒙古人（原）名燮理溥化，無氏姓，故人取（原）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姓氏云者，以便稱謂，今天下之通俗也。

元時，回敎徒居中國者極夥，當時有此普遍之風俗——取原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以便稱謂，故：

納速剌丁之後裔姓納。

忽先或忽辛之後裔姓忽，轉爲虎，又轉爲胡。

苦思丁之後裔姓苦轉爲苴，陝，閃。

木八剌或木沙剌福丁　穆古必立或穆魯丁之後裔姓沐，穆。

哈散之後裔姓哈。

亞古之後裔姓亞。

海魯丁之後裔姓海。

買述丁之後裔姓。買

撒的迷失之後裔姓撒。

洒不丁之後裔姓洒。

改住之後裔姓改。

拜住之後裔姓拜。

鎖住之後裔姓鎖。

仉機沙之後裔姓仉——以上名見補元史氏族表

(乙)稱號之首音　例：

賽典赤之後裔—姓賽　見撫滇績：賽典赤子孫分十三姓

(丙)任取原名之一音　例：

奧都喇合蠻之後裔姓喇。

也黑迭兒之後裔姓黑。

(丁)原名之尾音　例：

烏巴都剌或阿都剌之後裔姓喇。

二，準回姓—原係漢姓，目今回人姓者較多，漢人較少。

馬，麻，宛，滿，沙，古，丁，洪，黃，藍，白。

其得姓方式，約有五：

(甲)取原名首音　例如：

麻速忽之後裔姓麻；　麻合馬之後裔姓麻

滿速兒之後裔姓滿。

沙的之後裔姓沙。

馬哈麻或馬速忽或馬哈沙之後裔姓馬。以上名見補元史氏族表

(乙)取原名尾音　列如：

阿合馬之後裔姓馬。

亞古之後裔姓古。以上名見全前

職馬倫丁或勘馬剌丁之後裔姓丁。名見九靈山房集

(丙)任取原名一音　例如：

吉雅謨低音字元德——見九靈山房集 謨音與馬同，故名馬元德。

默里馬合麻之後裔姓馬。

(丁)稱號之尾音　例如：

馬合馬沙或阿思蘭沙或木八兒沙之後裔姓沙。

(戊)原名譯義

回教徒原名 Mohammed, Ahmed, Mehmud, 者多，故中國姓多馬；俗有「十個回回九個馬」之諺。

文姓「宛」者原姓「完」，（見重修朝眞寺碑陰題名），「完」源出完顏氏金人裔也。金大定間，禁女眞人勿得混漢姓，故去完而爲顏。惟在曲阜不敢冒兖國之姓，特稱「完」氏。

三，漢姓——內地回人姓氏與漢人相同，自表面上觀之，不能判出孰回孰漢，或有幾分回人成分，（如準回姓一望而知回多漢少）例如：張，李，王，劉，金，崔，周……

說者以謂回人漢姓爲漢族信回教之証明；實則今日之回教民族，雖有漢人成分在內，然究係少數，其大多數回人之祖先仍係外籍。

明太祖洪武三年四月甲子詔曰：天生斯民，族屬姓氏，各有本原……朕起布衣，定羣雄爲天下主已，嘗詔告天下蒙古諸色人等，

皆吾赤子，苟有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原……洪武九年閏九月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學正曾秉正言：臣見近來蒙古色目人，多改爲漢姓，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見日知錄

上引二節，所謂改姓，舍其原名而用一般漢人所用之姓也。「諸色人等」，「色目人」云云，要以回教徒佔大多數。當元之世，各色回教徒挾蒙古勢力以臨中國，或因官寓家，或貿遷所至，遍于南北各地；及其漬染既久，相率襲華風冠漢姓，以至于今。故今日回人漢姓仍係回族。

其得姓方式有六：——

（甲）取原名首音

伊司馬儀之後裔姓伊　北平回回營旗籍回人

蒲訶栗或蒲加心之後裔姓蒲　蒲壽庚考

胡山之後裔姓胡　叢林雜俎：長安縣儒學訓導胡山；長安回人素多，而胡姓在明清間爲大族。胡山必係 Hussan

蘇里曼之後裔姓蘇

（乙）取原名尾音

伊不剌金之後裔姓金　名見補元史氏族表又見南京勅建禮拜寺碑記

（丙）任取原名一音

伯篤魯丁之後裔姓魯　見西域人華化攷

(丁)賜國姓

劉　萍洲可談卷二云：元祐間，廣州蕃坊人劉姓，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劉死，宗女無子，其家爭分遺產，遣人撾登聞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須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竊思中國自唐以來盛行賜外國人以國姓之風習，然則此劉姓之起源，其非五代時由南漢劉氏賜與來廣州通商之伊斯蘭教徒之姓歟？——

——蒲壽庚考

李　唐末陳黯華心說——全唐文卷九六七云：大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昇彥薦于闕下——此李昇彥既為大食國人，必有

原名，因在中國求仕，遂亦効華人姓名。其姓「李」，雖非皇賜，亦係國姓。

朱　余于此想及皖北壽州城內有回人聚族而居，號「朱半城」，其戶口之繁，可以概見。子孫蔓延，至于冀北。然則朱姓或亦明室賜其功臣者歟？

（戊）稱號之首音

夏不魯罕丁之後裔姓夏　名見元吳鑒重修清靜寺碑記

北平迤東有回教望族姓何。据何氏族譜云：始祖名曰何也思答兒。按也思答兒爲蒙古人常見之名，然何以姓何？則莫詳其由來矣！

宣化有回教望族姓玉。自言原姓閃，賜姓玉。問其所自始，則不知

也。

(己)原名譯義

伯德那居班勒紇城，亦回回族也。其子察罕，(元)仁宗時賜姓白氏。新元史氏族表 察罕者白也。十駕齋養新錄

(B)以事實爲證

「其人善鑒識，故稱識寶曰回回；而種類散處南北，爲色目人甚夥；并窅目胡鼻，用白布纏首，寄居哈密者獨勁悍」一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

「隋開皇中，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明史西域傳

「元代混一歐亞，自哈利發亡後，阿刺伯人爲元之臣民，來東方者不知其幾千萬也；觀于馬克孛羅遊記載北方甘肅山西直隸各地，皆有薩拉森人可知也」。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三册

「唐時波斯阿刺伯以及亞洲西南部人之居留中國者，想較之今代歐美人之在中國者其數尤多也。今代上海爲中國最大商埠，統計歐美人不及三萬人；而唐時廣州一埠，黃巢破城之際，阿人波斯人猶太人等被殺者已達十二萬至二十萬矣；其在揚州洪州長安者尚不在內也」。仝上

「自唐設結好使于廣州，自是商人立戶，迄宋不絕；詭服殊音，多流寓海濱灣泊之地，築石連城，以長子孫」。天下郡國利病書

洪武二十一年有可馬倫丁亦卜剌金等，原係西域魯迷國人，為征金山開元地面，遂從金山境內，隨宋國公歸附中華；……將可馬倫丁等五戶，分在望月樓淨覺寺居住；將亦卜拉金等八戶分在城南禮拜寺居住，子孫習學眞經，寄籍江寧縣，併免差役」。勅建淨覺寺碑記

眞教寺元延祐間回回大師阿老丁所建。先是宋室徙蹕，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從駕而南，而元時內附者又往往編籍江浙閩廣之間，而杭州尤夥，號色目種」。西湖游覽志

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癸辛雜識

「三河盧莊何氏旅譜，明敍其先為蒙古人，其太始祖某在明初隨成祖靖難有功，卒葬平西三里河，子孫蕃庶，遍于平東南」，「完顏氏

之裔，入中國者姓顏，惟居魯不欲冒充國後，遂姓完；今見重修朝眞寺碑記碑陰題名，有完姓者，而目今通縣居民中有望族姓宛，而無完，而後知宛出于完，完又源于完顏，盖金人後也」。拙作教門雜識

「……於大德元年五月初七日奏過事內一件，也速荅兒等江浙省官人，每說將來有阿老瓦丁馬合謀亦速福等斡脫每作買賣呵休與稅錢麼道執把着聖旨行有來怎生麼道說將來有賽典等奏將來拔赤拔的兒哈是稅錢……」元典章二十二戶部雜課

右節阿老瓦丁馬合謀亦速福皆回教徒人名，而下方又註明斡脫每，按斡脫卽猶太也。見元史譯文証補各教名攷——此必爲猶太人信仰回教者也。

「洪武二十年四月，帖木兒首遣回回滿喇哈非思等來朝，而其國中回回，又自驅馬抵涼州互市，帝不許，令赴京鬻之。元時回回徧天下」。明史三百卌二卷西域傳

「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為婚姻，不許本類自相嫁娶：其中國人不願與回回欽察為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纂註）蒙古卽韃子，色目卽回回，欽察又回回中之別種，回回拳髮大鼻，欽察黃髮青眼）明律集解卷六

贍思丁賽典（赤其先為布哈拉王，入元為大將，鎮守雲南征緬甸；生五子共十九孫，分為十三姓；拉失特之史記，記中國境省內分十二，而每省之最高長官有四分之三為回教徒；巴都他之游記，在中國

之各大都市，多有回籍戍兵；元末駐守泉州之波斯戍兵至割据閩南至十年之久。讀元史則知各地皆有回籍官長。且元之制度，各地某項官吏，必須出回人充之，漢人無此權利也。總之有元一代爲回人在中國之黃金時代，各種習俗不同之回教徒，或商，或仕，或從軍，貿貿然來中國，徧于海內，以至于今，何一非外國人？右引各節特舉例而已。

第三節　回教何時始入中國？

回教何時入中國？爲歷經研討而迄未得到明快的解決之一問題。此中原因，不外穆聖當時未嘗如後世帝王之所爲，每一舉措，有史官

爲之紀事；所有聖諭聖行，直待十年後始由再傳弟子追錄成册。同時，中國史書向以不縝密見稱于世；益以華人之傳統的觀念，每以白眼加諸外來人之上。以故回教入華的準確時間，在漢文與在阿剌伯文史書上均無隻字記載。後世從事探討者，或誤推年月，展轉相承，一誤再誤。或則明白曆算矣，而又不深悉向之錯誤之所從出，草率斷言，于是聚訟紛紜，迷離撲朔。然苟加以深刻注意，徵之故實，攷諸文獻，則蛛絲馬跡，未始不能獲得相當之綫索。今先言以前各說：

「隋開皇中」說

初謨罕謨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幷臣伏焉。其教以事天爲本，而無像，隋開皇中，始傳入中國。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

「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人偏于四方，皆守教不替。見明史三百三十二西域傳

聖道雖同，但行于西域，而中國未聞焉，及隋開皇中，其教遂入于中華，流衍散漫于天下，見唐天寶元年長安清眞寺碑

右隋開皇中一說，流傳最久，大抵起始于有明中葉，歷來載籍言回教入華者多引用之，各地禮拜寺之碑文亦數見不鮮也。据陳援庵氏之批評，以爲「隋開皇中四字，見舊唐書大食傳，舊唐書本之賈耽四夷述。然此四字，係述摩訶末先代情形，非謂其教此時入中國」。吾人于此等處有不能不對陳說置疑者，何以歷來作家，均誤舊唐書所載摩訶末先代情形爲回教入華期間，至共蹈此錯，經久而無一人出而糾正之

?陳氏之議，是歟？抑隋開皇中云云別有所本歟？二者必居其一矣。

「唐武德中」一說

默德那國有嗎喊叭德聖人，生隋開皇元年。聖眞顯美。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卒葬此山。（閩書卷七方域志靈山條）右閩書所載，係根据回回人一種傳說。据史家推測，此種傳說，起源甚遠，約始于唐朝中葉以後【註二】。生隋開皇元年，想係錯誤。武德爲唐高祖年號，其時間係耶曆六一八至六二六年。

「貞觀二年」一說

大唐貞觀二年，唐王夜夢一纏頭人追趕妖怪入宮。次日早朝，臣

下奏曰，纏頭本是西域回回。臣聞回回，誠實無欺，忠淳無僞，知以恩結之，必能忠心服悅；更乞吾皇差使臣，進見回王，請求遣使來華，以壓我國。天子聞奏，乃遣使聘請……回王遣該思吳哀思噶心三人投奔中國；行至中途，該思吳哀思不服水土而亡，餘噶心一人至中國，唐王選三千唐兵，移至西域，更換三千回兵來中國，生育無窮，中國乃有回回也──

右節回回原來事畧。張亮丞氏曰：「其詞鄙俚，多屬可笑；然荒山蕪草之中，時能得見礦苗；江邊汚泥，披沙輒能揀金」。吾人固不可以其辭鄙而忽之也，陳援庵氏謂：「回回原來其言回教入東土之始，謂始自貞觀二年，識者多鄙此書爲不足信；然一考其說之由來，亦由誤

算年數，非有意作僞可比。所謂貞觀二年者，實永徽二年也；貞觀二年與永徽二年適差二十三年，其說本不謬，特誤算耳」。回回原來一書卑鄙不足道，已屬周知，不必辭費；獨其言回教入華在貞觀二年，吾不知陳氏何所據而竟指爲誤推年月所致。陳氏無非已見唐書及册府元龜二書載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朝貢一語，而自永徽二年上加二十三年適爲貞觀二年。陳氏之意，以回回原來作者見唐書及册府否乎？若其見之，則當其撰回回原來之際，當大書特書永徽二年如何如何，無由而誤上推二十三年；然觀該書行文之鄙俚，立意之俗淺，斷非曾讀唐書及册府者，則更無從而誤推年數。進一步言，假令在阿剌伯文書上有是項紀載，謂回教入華始于回曆若干年，然後讀之者再以回曆年

數上推以致生出二十三年之差誤，斯則容或有之；然揆諸實際，阿文方面無此項紀載，然則陳氏之說亦誣矣！

「貞觀六年」說

唐貞觀六年穆罕謨德之母舅依賓哈姆撒率徒衆三千人携古蘭經來中國，哈姆撒道高品著，太宗皇帝見之大悅，幷其徒衆悉優禮之，留之長安，築禮拜寺一所以居之；嗣後徒衆日繁，乃于江寧廣州別築分寺；哈姆撒分僧侶爲三級，以利傳教，第一級曰亦姆媽Imam次曰喀梯巴Khatib三曰麥愛清【註二】Muezzin。亦嗎姆猶之佛寺方丈，喀梯巴乃講經者，麥愛清則呼招祈禱者。見中西交通史料彙編轉譯清同治十一年俄主教拍雷狄斯發現之古代布告。

按貞觀六年，（西曆632年）即穆聖去世之年，此時古蘭眞經尚散在各處；閱三年，始由歐墨爾之指導搜集成册，且亦僅寫于羊皮板之上，烏能携來中國？當時回教勢力尚未普及阿剌伯半島，安得三千徒衆之多俱與來中國？江寧在彼時非外人薈集之所在；別築分寺，想非實情。至三掌教制度，是否在當時已經成立，仍屬疑問。此節僅可加强吾人所持回教入華始于唐初之信念，固不必如文內所述之詳明也。

綜合上列四說，可得一結論曰：回教中自昔有一種傳說，謂回教入華始在唐初，而傳說確有所本。

「永徽二年」說

回回原來其言回教入東土之始，謂始自貞觀二年，考其說之由來

，亦由誤算年數；所謂貞觀二年者，實永徽二年也，舊唐書本紀及冊府元龜均謂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朝貢；何以知爲始？因唐代外使來朝，向有銅魚之制，雌雄各一，銘其國名，置于彼國，見唐會要；其初次來通使者，當無此，故知爲始來。總之大食與中國正式通使，確自唐永徽二年始。陳垣回回敎入中國史略

陳氏以大食始遣使朝貢一語，卽指爲回敎入東土之始，似涉辨識不清之嫌疑；實則回敎不待大食遣使朝貢，已竟輸入中國，而大食遣使之動機，却因與中國已發生關係而促成；質言之，永徽二年大食遣使朝貢一語，與其說是回敎入中國之始的憑証，勿寧謂爲大食與唐國際間已發生關係後之政治行動。今假設回敎已于貞觀二年入華，而貞觀二

年唐之有天下才十年，其君臣征壓未安，是否其時卽已規定銅魚之制，仍有推測之餘地；假其未定，則當永徽二年二次入華之際，必仍被目爲始來。抑有進者，中國人呼阿剌伯爲大食，係在回教徒破敗波斯之後。阿剌伯之原字，義爲明哲，而波斯語稱明哲爲大食，故稱阿剌伯爲大食，蓋譯義也。中國採用波斯語之名稱，稱阿剌伯爲大食．譯音也。吾人今日，固不能牽指在中國史籍上未見大食名辭，卽認爲大食尙未來華也。且當貞觀二年，穆聖之勢力不出麥地那之四郊，徒衆未愈數千，號令未行，國體未立，其派遣來華之使者，在新興鼎盛之唐廷人物眼中，未必得到若何重視也。太宗爲招徠遠人計，予以優待而已矣。譬如阿布賽德之游記中，曾記其友人伊賓瓦哈伯由廣州北上

至長安，與唐僖宗有長篇談話，史家論其所記眞確，毫無疑竇，然此舉固未嘗見于中國之史册也。

吾人于此，有須鄭重聲明者：吾人非否認誤推年月之議，惟誤推年數者爲「隋開皇中」說者，而非「貞觀二年」說者；易言之，回教始入東土，確爲貞觀二年；後人不明中回曆有所不同，誤推算爲隋開皇中，今請伸論其說：

廣州濠畔街有懷聖寺，相傳爲中國最古之禮拜寺，寺內有碑係元代重修該寺時所立，碑上所言回教來華之時間爲見于紀載最早者，且爲前人所未嘗留意，節錄如左：

……古碑□漫而莫之或紀寺之燬于至正癸未也殿宇一空今參知

淛省僧家訥元卿公實元帥是乃力焉礱礫樹字金碧載鮮徵文于予而末之逞也適元帥馬哈謨德卿公至曰此吾西天大聖擗奄八而馬合麻也其石室尙存修事蕆嚴至者乃弟子撒哈八以師命東來敎興歲計殆八百……

舊日不明中曆與回曆不同，以回曆年數自下上推，旣誤認隋開皇六年爲爲聖元年，開皇十八年爲遷都元年；而此碑云「至者乃弟子撒哈八以師命東來」，此後來隋開皇中回敎來華之說之所從出也。然此猶不過可以證明回敎在穆聖時代傳入中國，至其必在貞觀二年，吾尙可舉出三個例証：

一、在景敎徒至太宗朝廷之前五年，有一羣可更注意之使者來，是卽

六二八年之一羣阿剌伯人是也。彼等由阿剌伯間麥地那之揚布(Yanpu)埠乘商船，越海至廣東。此等阿人，乃穆罕謨德所遣；至其致太宗之書翰，大概亦與其在同一年中致拜占庭之皇帝希拉克利及忒息豐之喀瓦的者相同；惟太宗既未嘗如希拉克利之置之不理，亦未嘗如喀瓦的之侮辱來使；彼嘗待之以禮；對于其神學之見解，頗加贊許，併助之建一清眞寺于廣東，以備阿剌伯商人之用，至今猶存，蓋世界最古之淸眞寺之一也。

右截引威爾斯世界史綱第三十章之末一節。威氏書中有數處均言及回教入華在唐貞觀二年。吾人咸知威氏爲近代稀有之史學家，該書既再三言之如此，相信其必有絕對的根据與出處也。再威氏思想不脫

耶穌會士之範圍，其書中對回敎對穆聖頗多詆毀，而回敎入華在貞觀二年一點，實爲中國回民最光榮之事跡。以光榮之事跡，出之反對者之口，故吾人信之不疑。

二、當穆聖自默克遷居麥地那後，衆賢者之中有一名蘭哈布者（啾爾赦之子）往赴中國；於備嘗辛苦後，抵達中國；久之，習中國之語言，幷染其風俗，于是乎傳播伊斯蘭于東土，其事業日益擴張，致爲大多數人信仰。六百二十八年，見唐口口（切音不明），頗蒙猶遇，蘭君享壽極長，歿後華人爲之立碑，記其功德以垂永久。

右文見伊光月報我之回敎源流考一文，所引阿剌伯文百科全書之

句，文中「久之習中國之語言……其事業日益擴張」等語，應移在觀見唐囗囗句之後，「致爲大多數人所信仰」一句，恐係衍文；唐囗囗切音雖不明，以時間「六二八年」証之，當是唐太宗。此我之回回教源流考一文，係王靜齋氏所作，王氏爲目今中國最著名之阿文大家，兼通漢文，波斯文，英吉利文。十年前，漫遊回教各邦，曾爲攷察回教入華之時間一問題，歷訪埃及各文士，最後在埃京圖書舘所存阿剌伯文百科全書中，發見右載各語。

三、西曆六二八年，穆罕謨德曾致書于羅馬波斯二帝，勸彼等立卽皈依伊斯蘭正教。穆聖又嘗言「求學；雖遠在中國」等語；則當時必曾致書于唐太宗自爲意中之事。或以爲在阿剌伯文史書上未見

致書于唐太宗一語。吾人須知：穆聖當時未嘗知後世帝王之所爲，有左史紀言，右史紀事之舉動。所有聖行聖諭，直至數十年後始由再傳弟子筆之于書。蓋當時恐與古蘭亂眞也。自後來之修史者與傳述史事之人，未必有世界的知識如穆聖本人，則雖曾致書于唐帝而未之見于史册，非奇事也。以是故，吾人斷定回教入華在唐太宗貞觀二年。

【註一】據桑原氏之推測

【註二】依馬目，穆安金，喀徒巴，中國譯爲掌教，贊教，襄教俗名三掌教。

第二章　中國回教史上應認識之各問題

第一節　中國歷代對回教徒之不同的稱謂

回教本名伊斯蘭 Islam，信此教者名穆士林 Muslim。因傳佈于不同之各地，乃有各個不同之名稱：歐西統名之爲薩拉遜 Salasen，居南歐及北斐者被稱爲摩耳人 Moor，在巴爾幹半島及小亞細亞者被稱爲土耳克 Turk，在南洋羣島者被稱爲摩洛人 Moro，在中國者名爲回回；至回與教聯綴成一名辭，尤爲近代之事實。且以此教之在中國境內者，既非傳播之結果，而各處禮拜寺之設立，又祗爲教民自己演經禮拜之所，非如基督教之佈道會以宣揚爲職業者，故回教之教欵，自

來卽被此間人士目爲異族之風俗習慣。在回回教一名辭未成立以前，中國人以夷狄待回教；及回回教名辭成立以後，中國人之心目中以爲此教僅行于此族，故曰回教，回回教也。觀于歷來漢人皈依回教者，不曰進教而曰隨回回，可知矣。故治中國回教史宜先認識伊斯蘭教與伊斯蘭教徒在中國歷代載籍上不同之名稱：

1. 曰蕃。伊斯蘭教徒曰蕃人，蕃人居留地曰蕃坊，蕃坊之首領曰蕃長，其事務所曰蕃長司，其言爲蕃語；華人赴海外者曰住蕃；以其來自南方又曰南蕃；蕃人又曰蕃客，蕃客留居不去，生子曰土生蕃客。

「蕃人有罪，詣廣州鞫實，送蕃坊行遣」—萍洲可談

「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萍洲可談）

「熙寧中，其使辛押陀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廣州裁度」（宋使外國傳）

「余在廣州，購得白鸚鵡，譯者盛稱其能言，試聽之，能蕃語耳」（萍洲可談）

「北人過海外，是歲不歸者，謂之住蕃」（萍洲可談）

「泉南有巨賈，南蕃回回佛蓮者，蒲氏之婿也」（癸辛雜識）

「政和四年五月十八日，詔諸國蕃客到中國居；到中國居住已竟五世，依海行無和承分人及不經遺囑者，并依戶絕法仍入市舶司管拘」（粵海關志引宋會要）

「崇寧八年詔蕃國及土生蕃客，願往他州或東京販易物貨者」仝右

2. 曰胡。

「嘉定四年，守鄒應龍以賈胡簿錄之貲請于朝而大修之」明泉州府志

「兵至揚州，大掠居民，發塚墓，波斯大食賈胡死者數千人」新唐書田神功傳

3. 曰獠。以其浮海而來，又曰海獠，又曰舶獠，又曰蕃獠。

「番禺有海獠雜居……獠性尙鬼而好潔」桯史

「泉州亦有舶獠曰尸羅圍」仝右

「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鈞令蕃漢不能通婚」新唐書盧鈞傳

4. 曰夷，又曰回夷。

「故事，蕃商與人爭鬭，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宋史汪大猷傳

「正德中……御馬監西海子設養虎回夷三名」皇明世法錄

「萬歷初，巡城御史楊四知禁殺牛，榜宣武門外，多回夷世業」湧幢小品，棗林雜俎

5. 曰答失蠻。

答失蠻爲波斯文 Danishmand 之譯音字，其異音有大石馬，達失蠻，達識蠻，詳見重要名辭同音異譯義表第二格。

6. 曰木速蠻。

阿剌伯文之 Muslim ，在波斯音訛為 Mussalman ，木速蠻其譯音其異音有……詳見重要名辭同音異譯表，共六格。

7. 曰回回又曰回紇又曰回鶻，詳見回回回紇辨

第二節　重要名辭同音異譯表

A. 中國書上之阿波文名辭

1. Paighamber	
擗奄八而	懷聖寺碑文
別庵伯爾	元史贍思丁傳
癖顏八兒	劉郁西使記
別諳拔爾	大明一統志，朝世法錄，明史
賠昂伯爾	天方聖教序
派罕巴爾	聖武記

2. Danishmend	
答失蠻	元典章元史
大石馬	長春眞人西遊記
達失蠻	至元辨僞錄
達識蠻	至正岳廟碑

3. Mohammed	
馬罕默	馬沙亦黑譯天文經序
摩訶末	賈耽四夷述
摩霞勿	嶺外代荅
馬合麻	懷聖寺碑文清淨寺壁刻
謨罕驀德	皇明世法錄，明史，西洋朝貢典錄
瑪哈叭德	閩書

4. Danish	
大石	册府元龜
大食	
帖直	元吳鑒清淨寺記
大寔	唐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多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5. Sultan

名稱	出處
梭里檀	國朝文類
算灘	劉郁西使記，元史郭侃傳
算端	元史郭侃傳
素丹	元史憲宗本紀
鎖潭	元史阿而朮巴而忒的傳
算彈	元史外夷傳
鎖魯檀	陳誠西域記
速魯檀	皇明世法錄
速檀	明史西域傳
蘇爾灘	西域聞見錄
遜丹	元遺山集
蘇勒檀	聖武記
速里檀	皇元聖武親征錄

6. Mussiman

名稱	出處
菩薩蠻	萍洲可談
鋪速蠻	長春眞人西遊記
木速蠻	元史
沒速魯蠻	烏古孫仲端北使記
謀速魯蠻	西遊錄
普速完	遼史
蒲速斡	金史
木速兒蠻	元史

B. 外國文中之中國名辭

a. 西曆第九世紀中葉，阿刺伯地理學者(Ibn khordadbeh)之書中，曾記錄中古時代，阿刺伯人來中國貿易埸之名稱，謂自南方順次算來有Loukin or Alwakin, khanfou, Djan fou, and khantou。該各地究指何處而言，史地學者之主張，頗不一致。最後桑原隲藏氏爲之作一解決，而一一加以說明，今將各家及桑原氏之意見列爲一表：

地名	各家之主張	推定地點	原名	現今地名
Loukin or Alwakin		交州	龍編	法領東京河內
Kan fou or Khan fu	澉浦說 廣府說	廣府	廣府	廣州
Djan fou	杭州說 揚州說	泉府	泉府	泉州
Kantou or Kansy	膠州說 永平說 萊州說	江都	江都	揚州

b. 南宋以後，杭州一隅，一方爲中國之國都，一方爲對外之大貿易場，故外人之來遊中國者，及外國史地學者，每多敘及杭州之情形。其名稱之拼寫法，則不一致，列表明之：

不同之拼寫	原出某書	各家主張	決定地點	今地名
Compasay	馬黎諾里奉使東方回想記	京師說	行在	杭州
Kinsay	馬可孛羅遊記			
Consay	鄂多立克遊記			
Cassai	斐哥羅梯通商指南	行在說		
Hansa	伊本巴都他遊記			
Khingsai	拉先特史記			

「中古以後，外國人之史地書中，常見有中國港埠名 Zaitûn, Zayton or zeytoun 者，該地名係何所指，歷來各家亦有不同之主張，桑原氏爲解決之，表明如下：

不同之譯音	各家之主張	最後之決定	所指地點
Zeytoun	剌桐說		
Zaitûn	瑞桐說	剌	泉州
Zayton	漳州說	桐	
	海澄說		
	月港說		

d. 又自中古以後外人稱中國爲 Tanghaj 其拼寫法不一，而各家之主張亦不一致，桑原氏亦有相當之解決：

不同之稱謂	源出	各家之主張	決定
Tanghaj	中世紀回教人稱中國		唐家子
Tangas	西麼卡他地理書	大魏說	
Tabgac	唐代突厥碑	唐家說	
Tobkac	北宋時回鶻人稱中國	拓跋說	
桃花石	蒙古時西域人稱中國	Tagesgas	

第三節　中國歷來對回教之誤認

回教入華爲不期然而然之結果，而非有所爲而來，故回教之眞諦與內容，往往爲此邦人士認識不清；而傳其教者每多保持閉關自守態度，如禮拜寺不容外人闌入（見西湖遊覽志）又不輕易爲人行進教禮（見近人張潔進教記）以致外教人對回教每多懸揣，貽誤錯出，檢擧一二，以概其餘。

1. 回與佛雜談

「……獠性尙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聱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爲何

神也……」程史卷十一番禺海獠

「有麻嘉國……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處，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結甃成牆屋；每歲遇佛忌辰，大食諸國王，皆遣人持寶具金銀施捨，以錦綺蓋其方丈。每年諸國前來，就方丈禮拜，并他國富豪，不拘萬里，皆至瞻禮。方丈後有佛墓，日夜常見霞光，人近不得，往往皆合眼走過；若人臨命終時，取墓上土塗胸，卽乘佛力超生云」。嶺外代答

「有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京師也，其國王，則「佛」麻霞勿之子孫也」。嶺外代答

「故臨國與大食國相近……國人好奉事「佛」。其國有大食國蕃客寄居甚多，每洗浴畢，用鬱金塗身，欲象佛之金身也」。嶺外代答

「大食在泉之西北……王與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日一削髮剪甲，歲首清齋，念經一月，每日五次拜天……」。諸蕃志

「番塔始於唐時，曰懷聖塔，凡六百十五丈。(？)每歲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絕頂，叫「佛」號，下有禮拜堂。」方信孺南海百詠

「回回事「佛」，創叫佛樓甚高峻，時有一人發重誓，登樓上，大聲叫佛不絕。」鄭所南心史

「初，國王謨罕莫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併臣伏焉。其教以事天爲本，而無像設，每日西向拜天，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皇明世法錄

2. 誤摩尼卽回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九：「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紇請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卽今禮拜寺所由立也。」

顧氏誤以今之回回卽古回紇之音轉，遂以回紇所奉之摩尼教指爲今之回教，厥後淸高宗乾隆二十九年，回部事平，安揷俘回若干戶于西長安街，建禮拜寺一所，以供朝拜，鐫碑紀事，遂一誤再誤：

「唐元和初，偕摩尼進貢，請置寺太原，額曰大雲光明，實爲禮拜寺所由昉。」

晚近白銘厂作回教攷，水子立作中國回教史畧，亦同此誤。

3. 誤景，回，末尼爲一教

杭世駿爲清朝有數學者，其作續景教考，未及景教源流一字，而指回回即回紇，併回教與摩尼爲一宗，觀其行文，似曾涉獵劉（智）譯各書，然謂國中有佛經三十藏，是猶含混不淸也。

今以其教在中國者而考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以其教來，故明初用回回曆，其法亦起自開皇。至唐元和初，回紇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屛湩酪；二年正月庚子，淸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明洪武時，大將入燕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册，稱乾方先聖之書，中國無解其文者，太祖敕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譯之，而回回之敎遂盤互于中土，不可復遣矣……

4. 誤景，火，回，婆羅門，摩尼爲一

錢大昕爲史學專家，其作景教攷，以大秦景教波斯經教與婆羅門教混爲一談，又疑景教經出回回之三十藏。末謂景教未必有異于摩尼妖神，是混景，火，回，摩尼，波羅門爲一矣：

大秦之教。本不出于波斯，及阿羅訶者出，則自別于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彼不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地誌稱默德那爲回回祖國，其教以事天爲本，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西洋諸國皆宗之。今碑云三百六十五種……豈非回回祖國之三十藏歟？……所謂景教流行者而非果有異于摩尼妖神也。

5. 誤猶太教爲回教

有宋時流寓東京—開封猶太教徒若干戶，人以教堂名清眞寺，而宗教行事—讀外國文經，不啖豕……同于回教，名之曰靑回回，其徒亦漸忘其所自出，大半同化于回教，不知者以其亦回教也。

第四節　清眞

「清眞」在目前爲伊斯蘭在中國之專名辭，且甚嚴格（年前，有在津埠組織火柴公司者，取名「清眞」，回聯會訴之于地方法院，至該公司撤銷原名始止）。第在幾百年前，則清眞二字固一普通名辭也，嘗爲各方所引用，治中國回教史而不知前此清眞爲一普通名辭，則未有

不見而惶惑者。

例如：

猶太教教堂：河南開封，舊有猶太教堂，係明弘治二年重修，內有碑題名重修清眞寺碑記。

道教教堂：揭文安公集卷十二欒丘碑：

……名同寅，字惟寅，姓陳氏，宋咸淳中弃家入「清眞觀」爲道士……

天主教教士之名：平西房山縣境十字寺中有碑，係遼穆宗應曆十年立，題曰大都崇聖院碑記，該碑在十年前爲西人Arlington 發現。

樓閣名：清眞烟月樓，爲安瀾園十景之一，在故圓明園。

詞集名：清眞集，宋周西成著。

八股集名：清眞雅正。

他如右軍本清眞，見于唐人詠王右軍詩。

第五節　中回曆不同

中國舊曆，通稱陰曆，實則此非眞正陰曆，眞正陰曆乃回曆；不諳中國曆與回曆之不同，每貽回敎史上計算年月之極大差誤；洪鈞之元史譯文証補卷末，對此問題有所闡明；後來趙振武氏鑒于先賢劉智作至聖實錄誤推年月，乃作至聖實錄紀年校勘記以糾正之；原文載見

上海出版之中國回教學會月刊。文中有曰：

「介廉先賢之誤，蓋誤于明史，明史曆志謂回回曆起西域阿喇必年，下至洪武甲子七百八十六年，本無誤；惟由洪武甲子用中國曆法上推七百八十六年，而定其曆爲隋開皇十九年已未，則大誤矣。蓋回回曆爲純粹太陰曆，積十二個太陰月爲一年，無置閏；而中國歷則雖以太陰定月，仍以太陽定年，是以尙書有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規定。職是之故，積三十二三年，太陽太陰兩歷相差一年，是名閏差；積七百八十六年，遂有二十三年之差矣。介廉先賢据之，因以致誤。」

趙氏之言，極爲明晰；惟原文係專對劉著至聖實錄而作；茲再引

陳援菴氏所引各事以爲証：

回曆以三百五十四日或三百五十五日爲一年，并無閏月；若以中曆與之對算，則每經三十年卽差一年，百年卽差三年，一千年應差三十年矣。故摩訶末之生卒，及創教年代，與乎回教在中國情形，若照中國計算，則無不錯。然中國人言回教者，對此多不注意。宋人所著癸辛雜志，淸人所著西陲要略，及近人所著新疆禮俗志等，皆論及回曆，而均言以三百六十日爲一年；西域聞見錄回疆通志等，則又謂以三百六十四日爲一年；長春眞人西遊記，查愼行人海記，徐松水道記等，均誤以回曆十月一日開齋節爲歲首；周密癸辛雜志則以回曆十二月十日之禮祀節爲歲首；李光廷漢西域圖考則誤以回

曆一〇八三年吐魯番貢表在順治十一年，据池北偶談則實在康熙十二年。由此可知欲治中國回教史，必先明白中曆與回曆不同。

元長春西遊記，以元太祖十六年辛巳（一二二一）十一月四日爲回教歲首。此誤以回曆六一八年十月一日開齋節爲歲首也。

淸查愼行人海記（正覺樓叢書本）以康熙己丑八月初三日爲回回歲首，（己丑八月爲回曆七月乙丑八月爲回曆十月）此誤回曆一〇九六年開齋節爲歲首，而刻本又誤乙丑爲己丑也。

淸徐松水道記以嘉慶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爲回教歲首，此誤以回曆一二三四年十月一日開齋節爲歲首也。

宋周密癸辛雜志以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正月十二日爲回教歲首

，此誤以回曆六八三年十二月十日禮祀節爲歲首也。

第三章　中國回教史之構造

第一節　前此關于中國回教史的作品及其評價

	書名	作者	備考
1.	回教考	白銘盦	
2.	唐宋元中西交通史	桑原陟藏	商務印書館本爲依譯明代以前中國與回教各邦往來及回教徒居住中國情形攷証甚詳另本譯名蒲壽庚攷中華書局出版因原作爲考回教偉人蒲壽庚而起也

3.	中西交通史料彙編	張星烺	原書六厚册就中有半數以上皆係古代回教各邦與回教在中國之情形旁徵博引廉足可貴
4.	中國回教史略	水子立	爲原作世界回教史略之一章
5.	回回教入中國史略	陳垣	見東方雜志第25卷第一號
6.	中國回教史述略	李沛霖	見月華第三卷

右列六種，爲前此關于中國回教史的作品；此外，尹光宇君有"Islam in China"一文，正在"Islamic Review"陸續發表，吾人尚未能

窺其全豹。据云尚有陳漢章之中國回教史，Broomhall 之 "Islam in China"，Thier sant 之 "Le Mohometismeen Chine"，則或以未見其作，或以不識其文，不欲妄事月旦。就上列六項文字，析而言之，第2.3.兩項爲關于明代以前之純粹史料文字；第1.4.6.三項則具體而微，亦各有錯誤。如第1.項認摩尼教爲回教，第4.項認回紇爲祖先，第6.項多引陳垣之言，而陳氏亦未嘗以己作愜意也。唯第五項陳氏之作，較有可觀；加以其人之名譽與身分，其文已不脛而走。治此道者，每多引用之；平情而論，陳氏之作，佳點固多、疵處自亦難免；且其作只是若干史料之說明而已。茲指其失，約有十點，如下：

1.波斯人非盡奉回教者，拜火拜牛之教，所在多有，遑論千百年之前

回教勢力初到波斯之際，不能使全波斯民族胥隸於回教旗幟之下，卽今日已幾全被回教化之波斯國家中，仍有不少之非回教徒存在其間也。陳君舉波斯女李舜絃之爲王衍昭儀，南漢後主之娶波斯女，以及五代時國主喜納波斯女各節，揆其用意之所在，不過藉以表明昔日回漢之可以通婚，然焉知此等肯事異族之波斯女非拜火拜牛之波斯教徒乎，陳君果何所據而斷其必爲回教人，遂儘量的採摭以入中國回教史耶？

2. 國際是國際，傳教是傳教，在近代或常有國家與宗教相互利假之舉動，若在中世，則未必然也。陳君因「永徽二年大食遣使入貢」，遂斷定回教之入華始於唐永徽二年，並舉「由永徽二年至貞元十四

年百四十八年間正式遣使之見於記載者已有三十七次」以爲証；以拙見之所及，則以爲永徽二年或爲中國與大食交聘之始，是國際關係，非傳教關係；教之傳入，不必卽始於此，或先或後，仍須考証，不可以現代之耶穌教動輒挾歐洲國際之勢力以入人國者例之也。

3. 阿薩蘭非伊斯蘭也。教名譯音從有蛻變，要非以音之相近者卽可以任意附會之也。伊斯蘭 Islam 爲回教之本名，阿拉伯語也，阿薩蘭則爲 Arslan ，突厥語謂獅也。不特回鶻國王多名之者，中亞一帶凡屬突厥種族（回紇，畏吾兒、纏頭、哈薩克等）之人民，至今尙多取以爲名。陳君在第一表之丙行，直指爲「改從阿隆蘭教之回鶻」，明認阿薩蘭爲伊斯蘭譯音之異譯，此則不諳方言所致誤也。

4. 陳君因癸巳存稿野獲編「有正德間禁宰猪記載，」即謂爲「皆與回教有關係，」此更無謂之談。須知明室姓朱，禁宰猪嫌其音近宰朱也。猶之袁世凱之惡元宵（食物），爲其音近袁消故也。與回教則絲毫無涉。此與陳君據歸潛志所載「有一將妻言素不食猪肉」即斷爲「金時回回人」，皆臆測之失也。蓋猪肉一物，不止回教人不食，凡稍識物理學者率皆避之若仇，特回教在教律上有明文之厲禁耳。苟舉不食猪肉者咸以回教人目之，則回教在膏壞之間，無形中又添無量數之潛勢力矣，庸可乎？

（以前四條節趙振武作與陳垣君質証一下）

5. 西來宗譜與回回原來係二書，陳氏誤以爲一。

6. 回民抗清，自順治五年起至光緒之末，不下十次，內地亦有之，唯規模略小——如山東某地回民因不堪縣令之左袒漢民曾糾衆踞城至兩閱月——，陳氏僅言自乾隆至同治間，共有五次；且陳氏明知「今日五族共和，且同爲弱小民族」，而擬作之大事志，猶欲引用獨夫統治下之所謂官書，「回亂」，「叛清」等御用名辭，筆不絕書，一何可憾。

7. 明永樂間，大學士李至剛所撰之馬公墓誌銘，原文已載見滇繹，故不必發見原碑始得之也。

8. 大石馬，答失蠻，達失蠻，達識蠻——，均係波斯字 Danishmound 譯音，其意爲明哲的人；磨思覽，穆士林——係阿剌伯字 Muslim 譯

音，其意爲順服的人；沒速魯蠻，謀速魯蠻……係波斯字，原音係Muslemen，三者因不相侔，而陳氏列爲一義，實誤。

9. 今之回回非卽古之回紇之轉音，且二者之成分亦絕不同。古之回紇民族爲突厥之一支，其血統爲單純的；今之回回族則係若干信奉回教民族合同混化而成。至宋元時代所指回回，則係花剌子模人，陳氏以回回，回紇列爲一系，非是。

10. 陳氏謂：問回教何時入中國？多數言隋開皇中，然此四字係謨摩訶末先代情形，非謂其教此時入中國。至于何以多數均言隋開皇中，一誤再誤，不得其正？陳氏語焉不詳。

11. 唐杜環經行記中有「大食一名亞俱羅，其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

女瓌偉長大……」」等語，陳氏解之謂「言大食王名暮門都于此處也」其說已近是；至謂摩訶末爲暮門之異音，與麻霞勿等名列爲一表，則非矣。摩罕謨德生前勢力僅達敍利亞，所謂亞俱羅卽伊拉克也，摩罕謨德安得都此處？吾意仍以張亮丞氏之說爲是，張氏曰：暮門都或爲 Mummenin 之訛音，全名應作 Emir el mummenin，信教者之王之義也。此號起自阿布拜克爾以後，哈利發皆用之也。

第二節　未來中國回教史的構造

陳援厂氏，舊有志作中國回回教志，其總目如下：

宗教志

典禮志

氏族志

戶口志

寺院志

古蹟志

金石志

經籍志

人物志　經師、卓行、政績、武功、文苑、方術、緇流、列女、

大事志

中回曆對照年表

歷代哈利發世系表

唐宋遼大食交聘表

元明清回回科第表

堂竊以爲中國回教與外國回教之不同點，只是風俗，語言，或使用之文字的差別，至于教典之遵守，教法之主張，精神行事，典禮儀則，則東西南朔，無不相同；故右列(一)(二)兩項可删去不要，另加入風俗志，敍述在教典之外新增之枝葉，例如中國回教分爲新舊行，爲國外所無，中國回民之婚喪制度，在教典之外加入漢禮，又混些迷信，此類皆是；同時(五)(六)(七)可合爲一志，析爲三門；(九)人物志之方術，列女，兩條可免去；(十)大事志不能僅限於清代之回族革

命，如唐宋元回教國人在中國經濟力之雄厚，法律上地位之伏越，回人在蒙人統治下之一切…… 皆係重大節目，必須詳爲搜考加入。附表之歷代哈里發世系表，與中國回教無直接關係，可刪去。另外加入東土聖裔的源流表，歷代哈吉表，回教氏族表，教門學案等如此可易爲左列各志：

(一)大事志　唐宋之經濟　元明之地位　清代之革命

(二)人物志　經師　卓行　政績　武功　文苑　雜流

(三)氏族志

(四)經籍志

(五)古蹟志　寺院　古蹟　金石

(六)戶口志

(七)風俗志　婚　喪　生產　教育

(附)1 中回曆對照年表

2 唐宋遼大食交聘表

3 元明清回回科第表

4 東土聖裔的源流表

5 歷代哈吉表

6 回教氏族表

7 教門學案

假令吾人理想中之中國回教志構造如此，就事實言，固已詳盡無

憾；然其書僅可供專家之研究，圖書館之陳列，仍不能普及一般社會。夫吾人殫精竭思，完成此種工作，結果徒供少數人之瀏覽，究非得計；故不佞以爲在編纂中國回教志之先，須先編一中國回教史，以說明的體例，敍述千餘年來，回教在中國之發展與過程，予一般人士對中國回教的概括識認；同時可作學校之教材，藉以引起青年學子研究中國回教史之興趣，則將來編纂中國回教志之時，幷可收事半功倍之効。据箇人研究所得，一部中國回教史可分三期敍述，卽：

第一時期　時間自唐初至南宋。在本期內，回民之來中國者，始而朞年往復一次，繼則怵於跋涉之勞苦與危險，漸漸留居不去，稱此時期爲回民在中國僑居時期。

又因彼此除貿易外，別無關係。故亦稱爲隔閡時期。

第二時期　時間自蒙古人南下平宋，至於明代中葉。二百餘年間，各色回教人士，在中國境內起一大結合，構成一整個民族。稱此期爲回民在中國同化時期。又因其地位優越，爲此間朝野臣民所推崇，故亦稱爲隆盛時期。

第三時期　時間自明中葉至淸末。回民發展蕃衍于全國，幾于無地不有。稱此期爲回民在中國普遍時期。又因其經濟落伍知識漸趨閉塞，故亦稱爲衰落時期。

歷史本身，循其自然之軌道，向前推進，無所謂時代。無所謂段落；從事研究者，爲便于條理敘述，每就個自研究之對象，區分爲若

干時期，此近代學者之通列也；不佞留師其意，而加以區分。至于應探討之問題，計有：

古代回教徒來華之路程，着落之場所，居留之概況，蕃坊之制度及管理；回教徒在中國如何享有治外法權，經濟的能力，與華人通婚，由僑居而留居而變爲土著，大食與唐通聘，與唐之政治，外交，軍事，關係；回教給與中國風俗制度上之影響。

喀拉和林之回教情形，各國回教徒在蒙古統治下之結合，蒙古統治下之回人地位，宋元明三代回教徒之變遷，回人傳來之各種學識，與元與宋亡有關係之蒲壽庚，元明兩朝之回教聞人，明初優禮回教，明前葉之回教種種。

現代回民分佈之情形，明以後回民之變遷和發展，發展之推動力，近代回民之衰落，衰落之現象，衰落之原因，回民對國家之態度，清人之排斥回教與康雍乾三大帝對回教之態度，回教文字獄，回教人才與漢文經典，回民革命之概論，中國回教之派別，禮拜寺之組織與所謂大學。

本書下卷，卽係根据上列各項問題，爲舉例式的說明。長篇矩製，仍當俟諸高明。

第三節　如何蒐集史料？

A. 先決問題

在蒐求史料之先，有一先决問題必須注意者，卽中國回教的史料與中國的回教史料二者必須劃淸是也。二者之不同點，僅差在一「的」字，「的」上下一推移間，生出很大差別。中國回教的史料云者，在所有史料文字之中—無拘中外文字，搜求與中國境內的回教有關文件者是；中國的回教史料云者，僅就中國內各記載上採擇與回敎—整個的回教有關係各材料者是。前者成分重要，爲吾人現在所必取；後者次要，僅可供參攷。明乎此，則着手搜集之際，知其輕重緩急，有所抉擇，未有不事半而功倍者矣。

B.史料來原

搜集史料，首重史部各書。關于中國回教史料，史無專章，檢尋

爲難；且不僅限于載籍，舉凡有關係各材料，均宜旁徵博引。鄙意所及，約分十項：

甲：縱的方面

1. 史部：正史，別史，雜史，方志，政書，奏議，…………

2. 子部：遊記，筆記，日記，譜錄…………

3. 集部：詩集，文集，詞集…………

要而言之，自唐代以後，所有國內有字之書，舍經部之外，無論直接間接，均可供參攷。其在國外者，可以擇選。

乙：橫的方面

4. 譜，帖：譜爲族譜，氏族志之所從出也；又可作人物志之參攷。一

帖」，此處專指舊社會中所謂經紀行文之證據而言。按在以往，凡各色貨物，交易期間及路過關津渡口，在正稅之外，例須交納「經紀錢」。收此項欵者皆回民；各有專行，世傳其業。其性質半官半商，且遍于全國；所執之帖，由當地最高官長發給。此不獨在中國回教史上佔重要地位，且與中國社會經濟史亦有重大關係。

5.本刻：匾，額，楹聯。（禮拜寺中或回民家庭中者）

6.石刻：碑，碣，墓誌。（禮拜寺中或回民塋地內之一切石刻）

匾，額，楹，聯，碑，碣，之欵(上)識(下)及碑陰題名，可供人物志氏族志之參攷；墓誌直接供人物志之用，兼供大事志之參攷；木刻往往有藝術價值；石刻又爲金石志材料。

7. 攷古家的報告：可以證明史籍之確否，併增益其不足。

8. 故事傳聞：回教事故缺乏紀載，然仍有許多人物大事，流傳于父老之口，茍能多方訪問，未始非採風之道也。

9. 古物：錢幣，（金屬品如爐，鼎——），瓷品，玉石，寫本經典。

10. 調查：回教人主辦之北平成達師範學校附設旬刊日月華者，按期有各地回民戶口生活狀況及禮拜寺描寫等調查，均可供採擇。

此外尚有一批極可珍貴之史料，一向爲任何圖所不及備，而爲吾人所未週知者，則回民革命之紀實的文字是也。當道咸同光四朝，回民爲不堪統治階級之苛遇，奮起抗淸，其間可歌可泣之人物事跡，所在多有，筆之于書者亦不爲少，惜皆抄本，罕少流傳；長此湮沒，則

人間眞無信史矣。擧我所知，如左列：

張芾造反

友人趙振武，曩年道出關隴，于蘭州市上見有張芾造反一書，係手抄本，文類似鼓兒辭韻體，內述同治初陝西大吏不識大體，逼起民變，及大兵如何屠殺回民，白彥虎如何爲民衆請命，一段故實。因張芾爲當時激起民憤之主要人物，故命名張芾造反。

長安紀聞

友人馬述堯供職陝省府，爲余言曾在陝搜求當年回民革命紀實文字，有父老手抄之長安紀聞一書，爲彼方不可多得之作，惜已被青海回促會附中校長馬霄石君携去，故不獲披讀。

滇垣丙辰大禍記　附建水李氏討賊檄

昆明馬觀政先生昔曾追隨馬復初先生從事西南回民革命，目覩當時禍變之慘；比事過，乃于光緒十一年追寫筆記，題名丙辰滇垣大禍記。丙辰咸豐五年也，蓋西南回民革命發動之時。文長二萬字，曾在雲南清眞鐸報披露。

杜氏洗寃錄

馬文華紀錄

復初先正墓誌銘

右三者，吾人久耳其名，而未獲一見，正在冥求之中。

郁速馥傳

清初，馬注字仲修，雲南人，爲中國回教中絕無僅有之人才，曾入明永曆帝幕府；入清不仕。著有清眞指南若干卷。十年前，經法國某東方學者轉譯爲法文，卷末附郁速馥傳蓋自傳也。

編述大雜學序

雲南新興馬致本先生，當道光末，爲避亂，便道巡禮麥加。歸國後，著述甚富。本文述其源出賽典赤次子馬哈木之後。序次甚清。幷論及回民革命領袖杜氏汶秀失敗之總因，實爲要言不繁。原著係阿剌伯文，其孫玉龍譯漢。

蘇烈曼王獨立布告

杜汶秀率回民獨立抗清，卽位于大理府，稱蘇丹蘇烈曼。傳檄佈

告國內外，原文係阿剌伯文及漢文兩種。

C. 搜集方法

未來之回教史之構造及史料來源既如上述之繁鉅，然則吾人欲竟全功，何由而致之乎？管見以爲由現在之回民學術機關（如北平成達師範學校，北平西北公學及上海中國回教學會）聯合文化當局（如回民教育促進會或各國立大學之研究院），委任適當人材，組織一「中國回教史志編輯委員會」，專門從事此項工作，然後事有專責，成功自易；數年之後，或有可觀。此則與回教，與學術界，皆有直接關係。邦人君子，其共圖之！

附擬組織表如左：

中國回教史志編輯委員會

- 編纂：由本會擇定若干人負責整理各項史料并分編門類隨時在本會附設刊物上披露之
- 搜輯：
  1. 由本會指定若干人赴大圖就有關係各書摘取材料或指定某種外國文史料負責迻譯之如上節甲項所列
  2. 在各回教刊物上登啓事徵求各項有關係材料—如上節乙項所列
- 發行：中國回教史料月報

中國回教史研究

通縣金吉堂著

卷下　中國回教史略

第一章　回民在中國歷史上之僑居時代

第一節　回教入華

西曆六二八年（中國唐太宗貞觀二年），先知穆罕默德（願主慈憫他及其教生）以「眞主之使，眞主之僕」的名義，遣使致書于當時世界上各國政府，令彼等迅速順服伊斯蘭正教，各國元首接到此項通牒後，所持之態度頗

不一致：有置之不理者，甚有侮辱來使者；惟中國之唐太宗皇帝渥遇來使，頗極欽洽，併對於先知宣佈之主旨，深加讚許，勅建禮拜寺一所于廣州，以備大食商賈朝拜之用，——此爲回教發現于於中國歷史上之第一幕。自茲以後，歷代哈利發與中國各朝皇帝間，除爲國交上之聘問外，未嘗派員向中國境內正式佈教，同時所向無敵之大食軍隊，雖曾一度殲滅兩萬唐兵于怛羅斯河畔，而其前鋒始終未向中國腹地伸張。回教之不斷的傳來此間，與培植深厚之種子，以待異日蔚成一大民族者，則大食商賈之力也。大食商賈在回教出世以前，卽來中國通商，及其既奉回教之後，東來之勢益盛，及其日久，多有留居不去，冠漢姓，娶漢人女子爲妻妾者。是爲今日伍千萬回教民族最初之源

，是故欲知早期回教在中國情形，須考察回教商人如何在東土發展。

第二節　回教商賈東來之路程與在東土之發展

當時東來之路程分兩途：

1. 陸路　其行程自波斯灣頭東北向，經土耳其斯坦，踰葱嶺循天山南北路而東，與中國商人互市於河西諸郡，以長安為終點。唐德宗建中元年，居留長安之外人達四千餘家，就中要以波斯與阿剌伯人為最多，近人陳援厂曰今日歐美人，居東交民巷者無如是之衆也。尤以阿人最稱豪富，每年常以最上寶物開賽寶會一次。然此一路線，因唐末與五代期間，干戈擾攘，道路不靖。貿易遂卽中輟。洎乎宋朝，國威不振于西域。契丹西夏頻年犯邊，當時以禁絕互市為馭邊民策，是以

陸路通商全被阻止，加以西曆第九世紀，大食境內，發生內亂，波及于中亞細亞一帶，陸路商人更形裹足，直至蒙古人興起，混一大陸創設驛站制度，開闢前此未有之交通，使波斯阿剌伯之學者軍人聯袂東來，商路于是復開；第不久之後，海都與元室爭王位之戰起，此路又入于閉塞狀態；故除唐初一百餘年間外，回敎商賈以航海來者爲主要。

2. 海路　航海來華之回敎商人。在中國最早着落處所當屬廣州。廣州自六朝以來卽爲中國對外之貿易塲也。西曆第八世紀，阿剌伯地理學者伊賓克達貝所著書中，記中古時代阿剌伯人來中國之貿易塲，自南方順次算來有交州，廣州，泉州，揚州。是時，唐之國威鎭服四裔

，交州—安南境——猶在屬內也。各埠以廣州為商務總匯。阿剌伯游歷家阿卜賽德記唐末黃巢陷廣州時，回教徒及各種異教徒被難者達十二萬人以上。以人數比較之，恐現代僑留上海之各籍外國人，未若是之衆也。北宋時代廣州所得之入口稅，竟居全國稅收十分之九，其繁盛可想而知。自廣州循海岸線北上至泉州，或竟由廣州再取道梅嶺，以入今江西而集于洪州——今南昌。至洪州後，或則沿江而下，取道大江，或則東越仙霞嶺，循錢塘江而東，以轉入今江蘇。大江道遠，風濤險惡，因是南下或北上者多取錢塘一道。不惟富春江上，風景清幽，足供流連，旅途實較大江為平安。入江蘇境後，則集于揚州。新唐書田神功傳：「劉展叛。田神功伐之。至揚州。大掠居民。發塚墓

。大食波斯胡死者五千人」。人數亦甚可觀。由揚州轉入隋朝所開運河，自今安徽西北，入河南東南以赴洛陽。西入關，達長安。觀太平廣記所載，洪州揚州以及上述交通線上之城鎮，如陳留、睢陽、靈寶，皆有大食或波斯賈胡往來貿遷，斑斑可致。北宋時，開封爲國都，大食商人，有欲往內地諸州及東京一帶者。徽宗崇寧三年，令「廣州舶司給劵，勿雜禁物奸人」準予通行。當時大河兩岸，皆有回教商人之踪跡矣。南宋建都臨安，附近之明州及澉浦，併開爲商埠。當時政府因偏安一隅，爲充實國庫計，曾格外獎勵通商。高宗屢諭：「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

。以招徠遠人。俾通貨賂」。宋元之交，泉州商務之繁盛，凌駕廣州而上。元初馬克孛羅及元末時之伊賓巴都他兩大游歷家，來游中國時，皆推許泉州爲當時世界第一良港。

第三節　古代回教商人僑居中國狀況

自唐初以後來華通商之阿剌伯人，在中國各開港埠中，事實上彼等雖常在城內與中國人雜居，而原則上則有一定之居留地，供彼等住居，當時稱此居留地曰「番坊」。番坊者，卽取番人住居之坊市之義。番坊設署管理之，曰「番長司」，司置「都番長」，或稱「番長」，以管理一切公務。其人選以僑番之最有德望者選充，由中國政府任命之；彼等除管理番坊外，又負爲中國招徠海外番商之責。元末伊賓巴

都他氏記述僑寓廣州之伊斯蘭教徒有曰：「此大都市之一部，有伊斯蘭教徒之街，彼等在其地建有寺院，旅舍，及市場；更置法官與教長。且不僅限于此都市以內，舉凡伊斯蘭教徒僑居之各都市，均有法官與教長，此教長任處理關于伊斯蘭教徒一切之事項，而法官則担負裁判之責」。

說者謂現在中國境內之租借地，爲中外空前之怪現像。試觀此處所述之古代番坊情形，儼然今代外國人在中國境內之租借地也。至今長安與廣州等地回民，猶自稱日本坊如何如何。

宋代各朝，咸奬勵番客通商，故對於僑居中國之番客，格外加以優待，縱令彼等稍有非法，或犯罪行爲，亦往往寬恕不問；惟番客相

互間發生之犯罪事件，則由唐以來，常一任彼等依照本國之法律處分之。中國官吏皆以不干涉爲原則。至宋時其範圍愈擴大，甚至番商與中國人間發生之犯罪事件，若情形非重大者，亦依照彼等之法律處分之。據北宋末年，朱彧之萍洲可談所記：謂僑居中國之外國人，若犯徒刑以上之重罪，則由中國官吏裁判之，反之若在此限度以下，則一律引渡與蕃坊，由彼等之蕃長自己裁判之，似擁有一種治外法權之狀態。

吾人熟知西曆第十六世紀中葉，與自鑾土耳其人方當雄鎭歐陸之秋，法蘭西等國人民，來往土境者漸多，土政府以尊嚴的回教法律，不屑于治裁異教人民，乃聽任彼儕自行處置，遂開後來强國對弱國境

內行使治外法權之先例。孰知更前數百年，回教人民，已竟在中國獲得是項特益。然則行使治外法權，不始于基督教國家之對待回教國家，而始于回教人民對于異教之中國。所異者，歷代哈里發政府，無近代帝國主義者之野心；彼屬下人民，雖能自由謀得若干大貿易塲，而政府不能爲之作有力之後盾，任其自興自滅而已。

各僑商服飾起居，皆極豪奢，擁鉅萬財產。太平廣記中言大食及波斯人之財富，動云幾百或幾千萬緡。唐人李商隱作雜纂記有不相稱一條內有「窮波斯，病醫人」之句。波斯本富而云窮，謂之不相稱，猶今人之說倒話也。如岳珂桯史所載之番禺海獠有云：「日輒會食，用金銀爲巨槽，合鮭炙米爲一，瀝以薔露　散以冰腦。有樓高百餘尺

。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板，施機蔽其下，奏厠鏗然有聲。樓上雕鏤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金通。甃制爲甲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郡公宴燎箱之爲而大之。凡用鍮鋌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棟。曲房便榭不論也。嘗有數柱欲貢于朝，舶司以其非常有，恐後莫致，不之許。揮金如糞土，輿皂無遺。珠璣香貝狼藉座上。」彼輩不惟自奉如此，且往往出資助中國政府修理城池，或爲中國製造海防船隻。當金宋對峙之際，金人擁立劉豫爲楚帝，至欲壟斷泉廣各埠市舶之利，以爲動搖南宋國本之計劃，似含有近世經濟封鎖之意，則其經濟力之雄厚，可想而知。以與今之大多數貧苦爲生，被稱爲窮回回者相較，誠不勝今昔之感矣。

各僑商冬季多歸其國。不歸者亦多，謂之「住唐」。亦有數十年不歸者。宋蘇轍龍川略志「番商辛押陁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至徽宗政和四年詔定番商五世遺產法，僑居至于五世蓋永住者矣。此等永住番客在華生子曰土生番客。

僑商與中國人，間亦有通婚情事。據萍洲可談云：廣州番坊人劉姓娶宗女—南漢之皇室—官至左班殿直。又宋會要云：大商蒲亞里者既至廣州，有右武大夫曾訥利其財以妹嫁之。亞里因留不歸。讀者或有以回教不許與異教徒結婚爲言。實則在原則上回教徒固不應與異教徒結婚；然一旦異教徒改信回教，則登時回教徒能與結婚。故自來回教與非回教之間，在兩情合諧後，往往以改信回教爲締結婚約之先決

條件也。則歷史上之回漢通婚遂爲可能之事。

留居中國既久，常有讀漢文應科舉試驗而登仕版者。此等情形，在唐時卽已有之。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有陳黯之華心說一篇，記唐宣宗時大食國人李彥昇登進士第，其文略云「大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昇彥，薦于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材，二年以進士第名顯。」張亮丞氏曰：李昇彥原必另有阿拉伯之名，以受華化投考進士，故以漢式之名行中國也。唐代進士最爲榮譽，往往讀書終身，鬚鬢盡白，而不得登第者，其難可知。試進士須五經通、明時務。李彥昇竟得登第，其漢學功夫之深亦可知矣。

第四節　大食與中國之政治外交軍事等關係

穆聖而後正式向中國派遣使節之時，爲第三任哈里發奧自鑾朝。其使節抵唐庭之日，爲高宗永徽二年。唐書大食傳：「永徽二年，大食王始遣使朝貢」。按永徽二年，爲回曆希儻拉第三十一年，正當奧自鑾教主在位時也。是爲大食與中國發生政治外交關係之始。此後歷代哈里發遣來之使節，相繼不絕。据陳援广氏言「由永徽二年，至貞元十四年一百四十八年間，正式遣使之見于（中國）紀載者。已有三十七次，其遺漏者或不止此」。

先是大食兵馬進攻波斯，波斯不支，其王伊侯候遣使向中國求援。唐太宗皇帝諭之曰「國君相救，理固然矣。然朕自貴大使之口，得聞阿刺伯族爲何等人，其風俗，其信仰，其首領之品格，皆甚詳盡。

人民如斯之忠信，首領如斯之材能，焉有不勝之理。爾其愼修德謹行，以博彼等之歡」不爲敎。後伊俟俟被大食擊殺，王子卑路斯向中國告難。唐高宗又以遠不可師謝遣。大食旣滅波斯，益擴地而東。是時界于中國與大食之間者有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等所謂昭武九姓各小邦，及衰微之西吐厥各部落。于接觸此新興之勢力後，紛向中國乞援。冊府元龜卷九九九收有當時各小邦請援語體表文，讀之可窺見當時之情形也。中國皇帝頗能高瞻遠矚，不欲輕啓兵端，第撫慰有加而已。各小國得從容依違于兩大之間，亙數十年。大食課稅繁重，則求援中國；及中國待之無禮，又乞師大食。回曆九十年頃，中國大將高仙芝，將兵葱嶺以西「討石國，其王車鼻施約降，

仙芝爲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結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羅斯城」。「仙芝懼，領兵兩萬，深入胡地，與大食戰，仙芝大敗。仙芝部下爲大食所殺，存者不過數千」自是中國遂與大食接壤。

是役也，中國之俘擄中有能造紙者，遂傳其造紙術于西方，于是古蘭乃開始書于紙上。今之反回教者，每作穆聖左挾經右持劍之說以惑衆焉；不知前此古蘭仍書于羊胛骨與羊皮板之上也。穆聖安能挾累累之羊皮板羊胛骨以從事乎。是欺世人之無歷史常識也。

自唐兵敗衂于葱嶺以西，其後中國人士益瞭然大食勢力之不可厚侮，不欲與之强爭于萬里之外，乃取妥協態度以結好之。天寶末，安祿山兵起，兩京陷，天子西走；「廣平王統朔方，安西，回紇，南蠻

大食兵二十萬東向討賊」。而李泌更主張結大食以抗吐番，是時吐番横亘于中國之西南，頗强大，爲唐室患。李泌上言「大食在西域爲最强，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故知其可結」。

乾元初有順服回教後之波斯，糾合大食，以水師襲据廣州，焚倉廩廬舍，浮海而去。

歷代來聘之使節，多貢獻方物。中國政府亦常錫彼等以禮物與官爵，舊唐書大食傳：「貞元十四年詔以大食使含嵯焉鷄沙北三人并爲中郎將，各放還蕃」。宋史大食傳：「開寶元年來朝貢，四年又貢方物，以其使李訶末爲懷化將軍，特以金花五色綾紙寫官告以賜」其例甚多。因使節頻繁，華人得知大食之一切情形，如唐書之于大食帝系

國情。賈耽四夷述之于大食地理，段成式酉陽雜俎之于大食物產，皆能識其梗概。宋時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适之諸蕃志，對于大食等處之雜記亦甚可觀。

五代十國，及北方之契丹，與宋代各朝政府，除與大食互通使節外，無大事可述。遼則與大食有姻婭關係，遼史卷十六聖宗本紀開泰九年大食遣使爲子册割請婚。太平元年，復請，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爲公主嫁之。

第五節　回教徒給予中國風俗制度上之影響

接觸既久，習染自深，回教徒一切事務，習尙，影響及于中國人之日常生活者甚多。列如：

一　用銀爲錢幣。中國古制，上幣用金，下幣用銅，銀名白金，但爲飾品而已。昔代且頒禁止採銀之令，同時獎勵冶銅，唐中葉陸宣公奏議始有「巴以西交易以布，嶺以南交易以銀」之語，嶺以南，蓋中國人與回教商人互市地也。是知中國近代以銀爲錢幣，回教實開其先河。

二　吃檳榔。檳榔一物，在以往社會人士中間爲不可少之嗜好品，其情形甚于今之紙煙。其始，見于南宋莊季裕之鷄肋編，蓋學自波斯人者也。該書卷二有曰：「……廣州波斯婦繞耳帶環，有二十餘枚，家家以蔑爲門，人食檳榔，吐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盡蔑門。……」始而笑之，終則習爲不察，人之之恒情也。

三　泉州女子不纏足。婦女纏足惡習。在世界上僅中國有之，其

風遍于南北，南方猶甚，獨閩南泉州女子，歷來皆天足，且矯健善走。近人陳萬里作閩南游記以爲蓋由中古時代與大食人接觸既久，受其薰染所致。

四　指南針之應用

初時來華之阿拉伯人，率乘季候風之便，朞年往返一次——卽年中四五月西南風起，啓椗東來，歸時必在九十月北風作以後，蓋舟行洋海，遇驚濤駭浪，卽失所憑依，不辨東西。故必乘風向之便，傍岸徐行，始克安渡。厥後阿人東來既久，遂於中國方面學得磁石之指極性，進一步而發明羅盤指南針，然後放舟大海之中，乃能打破風雨雲霧昏暗等障碍，隨時可行，於是人類在航海上獲一大進步。

第二章　回民在中國歷史上之同化時代

第一節　蒙古統治下之中國回回概況

蒙古民族，崛起朔漠，恃其新興之銳力，四征不庭。當彼大兵西進之日，回教各邦，强半爲其蹂躪；及破報達，殺戮達八十萬人，狀尤慘酷！然以其人只知征服異己爲能事，其敵既去，其恨已銷，不顧其他，一切以平等待遇之；且登庸其人才，吸收其學術，且以其人來自荒野，一遇文明燦爛之回教，便如沙漠被雨，不覺同化其中；無何成吉斯大汗之子孫，無論其爲遊牧于南俄草原之奇卜察克汗國，紛馳于中亞之察合台汗國，與稱汗于波斯之伊兒汗國，皆相繼追踪穆聖，

而拜 Allah 矣，併培植回教之勢力于中國，其後統一五印度，建設蒙兀兒大帝國之巴卑耳，亦彼等之苗裔。信乎史家朱凡尼之言曰：「蒙古人之勃興，眞主使伊斯蘭以廣播也」

蒙古前四大汗——卽忽必烈以前之各大帝，所宅都之地曰喀拉和林，地在今外蒙古，當時有法國教士魯卜里克旅行其地，其遊記曰：「其地有大街二，其一爲回教徒所居，中關市場，有禮拜寺兩座」。又近代東方學專家馬斯伯羅氏論曰：「蒙古之都城和林。當時爲各種族雜居之地，意必有一種通用語，此通用語卽波斯語也。例如馬哥孛羅留中國二十年，既不能解中國語，其于蒙古語所知亦不多，蓋彼固熟操波斯語，彼所著之游記中，稱北京之盧溝橋爲保爾珊琴蓋波斯語石

橋之義也。又稱雲南人民爲察唐唐，蓋波斯語金齒之義也」。目今北方人之言語中，尙能發見幾許波斯語，暇當爲專文以研討之。又元史上稱猶太人曰朮勿或主勿，稱回教徒曰答失蠻，曰木速兒蠻，皆波斯語也。原波斯一帶，當時文明之盛，冠于各邦，且蒙古大汗之部下人才，又多來自彼方也。後來中國回教徒讀經者，特重波斯文本，且染有回教別派石阿之風俗者，蓋有由來矣。

回教徒在當時爲所謂色目人種之一，元史上亦有時以回回代表色目全體，以回回之人數多而其固有之文明又較他族爲優也。色目人者迨爲界于蒙古與中國土著二者之中間階級，其地位比于蒙古，而臨漢人之上，蒙古政府之意蓋用以制伏漢人者也。白烏庫吉序箭內互所作之蒙

古史研究有言：「蒙古以不滿十四萬之軍民，君臨數超億萬之漢人，能維持其國祚將及百年，何故乎？博士（指箭內亙）依社會階級制度之研究，謂蒙古自廣大之西域地方，選拔其優秀人民，以爲色目，與之相結，而共同統治漢人之故也」。因此當元之天下，蒙古色目與漢人三者在各方面皆享受不同等之待遇，如登庸，選擧，刑罰，蒙古與色目具有優先任用與從輕處罰之權力，例如漢人南人殺蒙古或色目人處死罪，且向犯人之遺族徵燒埋銀；蒙古或色目人若因爭論或乘醉而殺漢人，僅罰金令其出征而免死刑。讀者欲明瞭三種不平等階級的詳細情形，可參看箭內亙之元代之三階級一書，該書有極博洽之考証。

各個不同種族之回教信徒，于蒙古政府吸引之下，源源東來，同時向

中國境內發展，其人數不可以千萬計，有來自西亞之阿剌伯人，波斯人，中亞各族人，又有皈信之蒙古人，與中國西北境已竟同化之各族回鶻人，自西北向東南逐漸而進。益以定居南中國各地之阿剌伯人，波斯人，更與少數皈依回教之漢人，因信仰相同，而發生血統關係，在蒙古統治中國之期間，起一大結合，經百年間之合同混化，是爲今日中國「回教民族」的起源。故今日所謂「回民」者，特有元以後之事實耳。

第二節　元代之回教人物

宋季諸帝，輾轉崎嶇於八閩嶺表之間，負隅自固，得苟延殘喘，達數十年；其賴以支持，尤作困獸鬥者，因彼等常臨海面，嫻于水戰

也。對方之蒙古人，雖能縱橫大陸，所向無敵，而海上爭馳，則一籌莫展，不得已求援于住居泉州之回民蒲壽庚，蒲氏以海上之實力助元，遂滅宋。

蒲壽庚，其先阿拉伯人，以總諸蕃互市居廣州，富甲兩廣。其父開宗，始居于泉。壽庚與其兄壽晟，嘗數助中國政府，勦平海賊，因此受宋室重用，任爲泉州提舉市舶，其後擅市舶利者三十年，景炎帝進封之爲福建廣州招撫使，且命兼理其他一切海舶事務。元至元十三年，導元傾宋；十五年，昇任福建行省中書左丞，更招撫南海諸國，與元通商。

蒲壽晟咸淳七年知梅州，性儉約，於民一毫無取。每思曾井遺澤

，建石亭于上，日汲井水二瓶，置座右，進士楊圭題其亭曰：曾氏井泉千古冽，蒲侯心地一般淸。著有心泉學詩稿六卷，頗有沖澹閒遠之致。蒲壽庚傾宋降元，皆彼爲之謀畫，事成，佯着野人服入法石山，若無與其事者。

其長子師文，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帥，兼福建道市舶提舉。次子師武，福建行省參知政事。

其孫居仁，福建等處轉運使。

周密癸辛雜志卷下有「南蕃回回佛蓮者蒲氏婿也，家富甚，有海船八十艘，卒無子，官沒其貲，珍珠一百三十担，他物稱是。」所云蒲氏或指壽庚之門。

壽庚以一商賈，在宋季擅市舶利至三十年，且嘗助宋室討平海賊，其後以不滿意于宋宗室殺戮人民，忿而助元傾宋，一舉足間，至于左右國家之興亡。閩書稱：「其子孫多至顯達，達八十餘年，元亡乃已」。明初，政府激于種族之成見，且恨壽庚之導元傾宋，下令嚴禁蒲氏子孫不得與試，自是蒲姓遂衰。明初修元史，成書倉促，倍極疎漏，于蒲氏未爲立傳，遂使此偉大人物，竟埋沒于人間視聽之外，直至現代日本大史學家桑原隲藏氏出，始鈎稽羣書，作元市舶提舉西域人蒲壽庚事跡考，而蒲氏事迹乃得大白于天下。我國史學家張亮丞氏之中西交通史料彙編與陳援厂氏之元西域人華化攷二書中于壽庚事跡，蒐羅亦多。

賽奇瞻思丁，爲元朝開國最大功臣之一，元史卷一二五有傳，略云：「太祖西征，瞻思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命入宿衛從征伐，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太宗卽位，授豐，靖，雲南，三州都達魯花赤，改平陽太原二路都達魯花赤，入爲燕京斷事官，憲宗卽位，命同塔剌渾行六部事，遷燕京路總管，多惠政，擢採訪使，帝伐蜀，賽典赤主饋餉，供億未嘗缺乏。世祖卽位，擢燕京宣撫使。中統二年，拜平章政事，皆降制奬諭，至元元年，置陝西四川行中書省出爲平章政事，蒞官三年，增戶，軍，鈔，粮，各若干。七年分鎭四川，（與宋將昝萬壽對壘有晉羊祜之風）八年（伐宋）十一年，帝謂曰：雲南朕嘗親臨，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雲

南俗無禮儀，男女自相婚配，親死則火之，無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典赤教之婚姻，行媒，教民播種，爲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置學田，由是文風稍興，西南諸夷，望風款附。至元十六年卒，年六十九，百姓巷哭，交趾遣使致祭，其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語。大德元年，贈咸陽王，子五人，長納速剌丁，次哈散，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次忽辛，次苫速丁兀默里，建昌路總管，次馬速忽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同卷有納速剌丁及忽辛專傳，納速剌丁以征緬及招安金齒蒲驃曲蠟等夷寨立功。至元二十一年，以哈剌章蒙古軍千人，從皇太子脫驩征交趾。二十九年卒。子十二人：伯彥中書平章政事，烏馬兒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割法兒荊湖

宣慰使，忽先雲南行省平章政事，沙的雲南行省左丞，阿容太常禮儀院使，伯彥察兒中書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奉元王謚忠憲，忽辛亦立功雲南有父風：至大三年忽辛卒，贈守德宣惠敏政功臣上柱國雍國公謚忠簡，子二人，伯杭中慶路達魯花赤，曲列湖南道宣慰使。

清初雲南人劉發祥，輯咸陽王撫滇績稱：「賽典赤子孫居雲南者蕃衍爲十三姓」今雲南省有回民四百萬，多其後也。陝西長安清眞寺，尙有三世王碑記敍賽典赤世系甚詳。

右二人——蒲壽庚，賽典赤——皆自有其特點，一爲湮沒已久之信回教的偉人，一爲穆聖後裔中在中國之偉人，故余駢錄其梗概。其

他回教徒，登仕版，綰軍符，文武名流，所在多有，吾人不願瑣瑣敍其宦迹與政聲，因此等事、具在典册，不必喋喋爲也。近人陳援广氏，作元西域人華化攷，于元代西域人在中國之文家詩家……鈎稽甚詳，所謂西域人，其範圍實包括中國以西各國家各民族之人物而言，其中自有大部爲回教徒，余今將原書內信回教者抽繹而出介紹于次。

儒學

贍思丁行省雲南，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始興。

忽辛贍思丁子也，贍思丁爲平章雲南時，建孔子廟爲學校，撥田五頃以供敎養，及贍思丁卒，田爲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學舊籍奪之還，乃

復下令諸郡邑，遍立廟學，選文學之士爲之教官，文風大興。

瞻思字得之，爲元好問冉傳弟子，以漢文著書十餘種，幷文集三十卷，邃于六經，而易學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鐘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

溥博，字仲淵，性頴悟，從名師傳，通毛氏箋，中至正壬寅江浙鄉闈一榜。

勗實戴字士希，河南伊川鳴皋鎭回回砲手總管，以家財剏立書院，十年始就，其子慕顏鐵木復建稽古閣，貯書萬卷，奉勑賜名伊川書院。

（按勗實戴据新元史以爲蒙古人）

文家

瞻思所著，于經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于易有奇偶陰陽消息圖，于史有西域異人傳金哀宗紀，正大諸臣列傳，於地理有鎭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通經，于子有老莊精詣，于法家有審聽要訣，於集有文集三十卷。

亦祖丁撰魏鄭公諫錄序

書家

薩都剌有詩名，善楷書。

榮僧字子仁，楷書學盧永興。

馬九皋以字，行能篆書，弟九臯亦能之。

瞻思書名爲文名所掩。所書今存有哈珊神道碑，所篆併八分書體勢波

傑，用力極深。

賽景初天性聰明，幼從巎文忠公學書法，極爲工妙。

沐仲易工于詩，尤精書法。

虎伯恭詩學韋柳，字法獻羲。

詩家

薩都剌字天錫，著有雁門集傳世，毛晉跋之曰：「天錫以北方之裔，而入中華，日弄柔翰，遂成南國名家，令其詩諸體俱備，磊落激昂，不獵前人一字，半山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余于天錫亦云。」顧嗣立選元詩，評薩都剌作品曰：「清而不佻，麗而不縟，眞能于袁趙虞楊之外別開生面者也。」

丁鶴年元季詩人後勁也，戴良鶴年吟稿序稱：「鶴年古體歌行，皆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功之至，尤在于五言七律，其措辭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音節格調則又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今有鶴年集行世。

吉雅謨丁字元德鶴年之兄。漢姓馬，亦有詩名，九靈山房集有題馬元德伯仲詩後今鶴年集附有吉雅謨丁與愛理沙詩。

愛理沙字允中，亦鶴年兄，至正間進士。

伯篤魯丁漢名魯至道，進士。其詩見楊瑀山居詩話，元詩選。

哲馬魯丁字師魯作品見元詩選。

別里沙（仝右）

仉機沙字大用（仝右）

擧機沙字密卿詩見西湖竹枝集。

買閭字兼善詩見賴良大雅集。

阿里

哈八石漢名丁文苑，作古歌詩豪宕如其人，皆可傳也，見國朝文類卷十七丁文苑哀辭（陳作無此人，作者增。）

畫家

丁野夫畫山水人物學馬遠夏珪筆法頗類。

薩都剌畫名不著，今故宮博物院存有所作嚴陵釣台圖又有梅雀一軸。

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善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源李成，墨竹學黃

華大有思致，怪石噴浪，灘頭水口，烘瑣潑染，作者鮮及。

曲家

馬九皋

阿里耀卿

阿里西瑛

沙正卿（以上各人作品見太平樂府）

沐仲易

虎伯恭

虎伯儉

虎伯讓

丁野夫

賽景初（見錄鬼簿續編）

工程家

也黑迭兒建築北京宮城（其子與孫皆世其業）

天文歷算

贍思精于天文，地理，鐘律，算數，水利，之學。

札馬魯丁至元四年進萬年曆造西域儀象。

可里馬丁皇慶二年上萬年曆。

余上所引極爲簡略，使讀者粗識各家之姓名著作學問而已，其詳細情形則陳氏之作可覆按也。

第三節　回回傳入中國之學術

自回教問世，阿剌伯人爲人類文明之保姆；報達城，居世界聲教文物之中心者；歷六七百年。一旦阿巴斯大帝國，爲蒙古人所摧破，葱嶺以西，玄海以東之各族回教徒，伏首帖耳歸爲蒙古之臣民屬下，偕與俱東，則當時回教各種學識，隨蒙古人之馬首，傳來中國，自爲意中之事，無可疑異。

其一爲天文曆法　元代曆法之精湛，乃史家公認之事實，然斯學何以能于最短期間，驟躋精深，跨越前代，必有其致此之原因，嘗思其故，蓋回回曆法思想輸入而已。太祖成吉思汗西征時，卽已採用回曆，及旭烈兀破報達，又得更多天文上之知識，于是中國北方之天文

人才若郭守敬之流，接踵而起；當宋元易鼎之際，中國文物盡在江左，獨天文一門，盛于冀北，職是故也。世祖至元四年，札馬魯丁造西域儀像，併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特置回回欽天監；自是回人於欽天監一職，奕世相守，歷明至清初，垂四百餘年；其後以測驗失實，爲西曆所奪，然猶存回文編輯之名，以共相發明。清代學者，研究回曆名家亦不乏人，特以繼起無人，不能發揚而光大之，是可惜耳。

其二醫藥　元制有回回藥物院，掌修製御用回回藥物及和劑，以療諸宿衞士，及在京孤寒者。明清兩朝之太醫院，代有回人執事其中，與在欽天監者正同。元西域人忽思慧撰飲膳正要及明李時珍所輯本

草綱目，所收藥品，頗有產自回回地面者；今北平圖書館貯有回回藥方三十六卷。至于回回醫學傳入中國之踪跡，雖一時無明白之發見，然歷代回教名士，如丁鶴年之流每多通曉醫術。——今阿衡中亦頗有兼醫業者——威耳斯之言：「回教到處有良醫」信不虛也。

其三火礮　中國「古所謂礮皆以機發石，元初得西域礮，攻金蔡州城始用火然」明史兵志。元史工藝傳：「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砲手匠于宗王阿八哥，王以阿老瓦丁，亦司馬音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首造大礮豎于午門前；十一年，國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礮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二十二年，改元帥府為回回礮手軍匠上萬戶府

以阿老瓦丁爲副萬戶。」又云：「易司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礮，至元十年，從國兵攻襄陽城未下，亦司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命爲回回礮手總管」。

其四波斯語文　回教雖以阿剌伯文爲根本，第以其傳來中國者，多波斯人或自波斯地面，或使用波斯語文之各族人士，故當蒙古統治中國期間，波斯語文在各個不同之語言文字間，至成爲官塲中之公用官話；今日回民讀經者仍以讀波文爲求學入門；至於普通回教人士，無論其宗教意識如何，言語中多夾雜幾許波斯語。淸初常志美作波斯文法，爲中國人作外國文文法最早之書，近代國人作英吉利等文文法

不足異也。一般社會之言語中，亦能尋出若干出自波斯之字句，此處爲題目所限，不欲作更多之說明。元史選舉志學校條「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尙書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魯丁能通其字學，乞授以學士之職，凡公卿大夫與夫富民之子，皆依漢人入學之制，日肄習之。帝可其奏，是歲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至仁宗延祐四年，復置回回國子監。」所云亦思替非文字，不知是否卽波斯文字也。

上列四端，僅就其卓卓大者言；餘如音樂，舞蹈，曲拍，玩戲，皆有回回傳入者，以非回教教義之所尙，而爲回人之末俗，不具述。

第四節　明代前半葉之回回概況

明太祖起自布衣，原籍淮上；而皖北一帶，故爲回民繁盛之區，故太祖左右從龍諸臣，强半回人。如常遇春，湯和，鄧愈，藍玉，胡大海，沐英，蓋皆武功赫耀，盛極一時。下及成祖以後各朝，文武大員，或給事內廷者，回人亦多，或有謂明太祖本身亦係回回者，其說有五證：「一，太祖之表弟郭孝子，回回也，表弟爲回回其表兄當然爲回回矣。二，太祖之后馬氏，系出祁門馬姓，馬姓功名歷明清兩代至今不衰，令其家在安慶爲有名之雙探花第，稱安徽第一世家，仍信回教不替。三，俗有「官到二品就反教之語」安知太祖非因位至極尊而反教者乎。四，靖難之變建文出亡，近人有疑爲赴麥加朝覲者；并舉成祖特命回人鄭和巡訪海外至天方而止爲證。五，洪武元年奠都金陵，

首建禮拜寺，幷書百字爲穆聖讚，雖以元時回人勢力之大，未若是也，使非與回教有密切關係能之乎？」然歟？否歟？姑存此証。

洪武元年勅建禮拜寺于金陵，御書至聖百字讚頌揚穆聖曰：

乾坤初始　天籍註名　傳教大聖　降生西域　接受天經

三十部册　普化衆生　億兆君師　萬聖領袖　協助天運

保庇國王　五時祈佑　默祝太平　存心眞主　加惠窮民

拯救患難　洞徹幽冥　超拔靈魂　脫離罪業　仁覆天下

道貫古今　降邪歸一　教名清眞　穆罕莫德　至貴聖人

茲寺至世宗時，賜名淨覺；成祖卽位，下令保護回教，原文刻于泉州清淨寺壁上。

大明皇帝勅諭米里哈只，朕惟能誠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勸率善類，陰翊皇度，故天賜以福，享有無窮之慶。爾米里哈只，早從馬哈麻之教，篤志好善，導引善類，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誠，眷茲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爾以勅諭，護持所在，官員軍民一應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違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諭。永樂五年五月十一日

明承元制，用回回曆，與大統曆并存，洪武十五年，命馬沙亦黑譯回回天文書，明太祖御製文集有翰林院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勅文，同時馬哈麻與火原潔作華夷譯語。

洪武二十一年有可馬魯丁，亦卜剌金等原係魯迷國人，（今小亞細

亞）爲征金山開元地面有功，隨大將軍馮勝歸附中華，太祖喜其賓服，因敕建二禮拜寺以爲安札。洪武二十五年，咸陽王賽典赤七代孫賽哈智，赴內府宣諭，當奉旨分二處蓋造禮拜寺，一在南京三山街，一在西安子午巷，并諭如有寺院倒塌，許重修不許阻滯；其後南京三山街之禮拜寺被焚，三保太監鄭和二次下番時，奏請重修，宣宗皇帝，敕諭南京內官監，撥人匠與材料助成之。

三保太監鄭和者，其父馬姓，雲南回籍，嘗挾多量船隻及物品，爲成祖誇示國威于海外，彼于路經泉州時，曾誌禱詞于靈山先賢墓側，至今屹然猶存，文曰：

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

十六日於此行香，望靈聖庇佑，鎭撫蒲和日記立。

是時中亞地面有帖木兒大汗，以「宣佈回教；恢復蒙古」爲志，乘其伐印度之餘威，將二十萬衆，來取中國，不幸疽發于背，半途而死，志未能遂。史家有言曰：「苟其志獲遂，則中國繼續長埋于異族統治之下，回教之勢力益盛，固有文化益衰，滿州興否未可知，而近代中國之情勢，必有殊異于今日者矣！」汗之子沙哈魯大汗與北平之明成祖數次交換使節，互饋禮物；且曾致書成祖，以友誼之態度勸之歸信回教，唯未發生效力。

明武宗係一名士派皇帝，嘗于其國內各教門，加以深刻的批評曰：「儒者之學，雖可以開物成物而不足以窮神知化，佛老之學，

似類窮神知化而不能復命皈眞，蓋諸教之道，各執一偏，唯清眞認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萬世與天壤久也。」御製詩曰：「一教立立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眞主却尊誰？」一白名妙吉敖蘭

此節係正德十四年，北京後軍都督府泗國公八世孫陳大策梓行明末王岱輿作清眞正教眞詮，收之卷首，當不誣也。正德十四年併諭禁止殺猪，有云「照得養豕宰猪，固尋常通事……况食之隨生瘡疾，深爲未便，爲此省諭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卽將豕牲不許喂養及易賣宰殺，如若故違，本犯并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此文載在沈德符之野獲編。同時其普通社會人士對回教亦多好評，如七修類稿所

云：『其教法數端，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如惑于異端，則信事仙佛鬼神矣。彼教惟敬主忠君事親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雖至親戚友之貧，多不尙義，他人不問矣。彼于同郡貧人，月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在或亡。彼之教事親尙義樂然終身無改焉。道釋二家又在吾儒之下，不足論也。曾讀蒁園雜記彼教學人有詩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唯有孔門崇現事；眼前無居不春風」其高又如此』又如今普通社會用語回漢兩教，回向列居漢之上，畔回教爲「貴教」或教門皆起源于明朝。

明代出品之瓷器銅器及景泰藍，多有書阿拉伯文者，銅中之宣德

爐最佳，其後蘇州甘文台毀烏斯藏滲金佛更鑄仿宣德爐，工力逼眞，今日得之不啻珍玩；瓷品中，有所謂明青與康青（康熙）者，其原質爲雲南回民所發現，稱曰回青。

第五節　元明兩代回回發展之趨向

先是宋室南遷，回回之定居中原者，多從駕而南；及蒙古勢力統一中國，回回又大量的自西北向東南發展；益以泉州，杭州，廣州，各地，久爲回回商賈殖民之所在，故有元一朝，回回在南方者，較北方爲盛。及明成祖建都北平，營城垣宮室十七年，移江南殷實富戶以充實之，于時江南回回方當鼎盛之秋，其移家北來者當不在少數。其後海外之商路既絕，北平成爲全國政治經濟等之中心點，漕糧北運，

回回不斷的循運河向北發展，垂五百年，故自明迄清末，北方回回轉較居南方者爲盛；例以河北省言之，南起滄鹽，北抵通縣，凡傍運河兩岸居住之回民，語其所自，莫不曰「隨燕王來」。

第三章　回民在中國歷史上之普遍時代

第一節　普遍

1. 分佈的情形　自本時期開始——明朝中葉以後，所謂「回教民族」已竟構成，蕃衍既久，遂遍于全中國；西北端之回疆固無論矣；東南則遍佈于大平原之上，南則渡海至海南島以至西沙群島，清末李準爲南洋水師提督，率艦巡行至該島，歸來有文紀其行云，曾見若干

北方回民住該島上，東北抵漠河金場——黑龍江沿邊之角端，至于西南之雲南三迤，早爲教民繁殖所在，而西藏之拉薩，雖爲喇嘛教之中心，且向不准漢族人士越雷池一步，然其地已建有兩座禮拜寺，一爲噶什米爾人所建，一爲川滇二省教民所建，其餘腹部各省，幾于無地蔑有；人口密度之分配據月華報之教民戶口調查，則

甘，青，寧，新，滇——最多

直，魯，豫，皖——次多

奉，吉，黑，川，綏，蘇——較少

其餘各省最少。

2. 發展和變遷　在現狀上，人口之分配，既如是之多且廣，則推

究其發展來歷，實爲治史學者，當務之急。在明初以前，回民住居，只限于通都大邑，其後漸向四外發展，發展之原因約有五：

A. 移民　明太祖及明成祖，曾數度移民，被移動之民多爲江右淮泗一帶之土著，而此諸地恰爲當時回民衆多之區域，回民乃獲一向外發展之機會。

B. 變亂　明末，流寇張獻忠、李自成等自陝西擄掠而東，所過蹂躪，人民轉徙流離，以避凶鋒，于是山、陝回民踰關河而東下，遂散佈于河南以至魯西；至西南去者乃入四川。及永曆帝建國滇中，吳三桂開府昆明，先後遣將東下，以抗淸兵，雲南故爲回民繁殖地，故廣西湖南之回民多自滇而來。下及洪楊亂起，南京回民爲避難而至上海

，故滬上今日有禮拜寺十座，人口數萬，洪揚亂後之事實而已。

C. 阿人中北來華後，中國開始入于閉關自守狀態，北平爲國都所在，遂成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之中心點，于是北平附近及其至北平之通衢，均爲回民發展之趨向，故今日合全國各大城市而比較之，未有若北平回民人口及禮拜寺之多者。

D. 貿易所至　如江寧回民沿江而上，至江西，湖北，湖南，貿易；陝西回民循漢水而下至湖北，故武漢市上有所謂南京教門與陝西教門之別；河北者出口赴熱，察，綏；魯，豫者出關至奉吉黑。

E. 偉人之培植，如沐氏子孫世鎭雲南；又如三原馬蛟麟及子馬雄孫馬承蔭三代爲廣西提督，于教門皆有所提倡；其他宦迹所至，因官

	最高階級	統治階級	被統治階級
元	蒙古人	各種回教人	各種漢人
明	漢人	回，漢	回，漢
清	滿人	漢，滿	漢，回

由積弱之故，教中材智之士，每附會儒說以敷衍一般人士之排斥，如馬注作清眞指南，其最高之目標，無非欲以回輔儒，劉智作天方典禮，又雜宋儒色彩，而勇武特立之士，每作革命運動，究因勇有餘而謀不足，結果落得「回匪」「犭回犭回」等名辭，而所處之地位乃每況而愈下！

寓家，自明以來，所在多有。

第二節　衰落

1. 衰落之現象　時至清末，回民衰落之程度，已達極點，其現象，吾今借三字以形容之，曰貧，曰弱，曰愚。

A. 貧　普通社會上，有一俗語，加諸吾人之上，事實上吾人又不能否認者，「窮回回」之徽號是也。就宗教原理言，窮困不爲可貶之事，然卽此徽號而推測之，則回民經濟地位之卑下，不言而喻。

B. 弱　今列簡表以明元明清三朝代回民地位之不同，藉以知晚近回民大勢之頹弱。

C.愚　回教爲注重理智之宗教，觀于大經聖訓，有許多命令求學之語可知；事實上中古時代之回教文明，確曾燦爛至數百年。然在中國，教義不彰，教理不講；甚至教人之自信，與教外人對回教之認識，舍不吃豬肉之外，僅如普通社會所稱之「隔教不隔理」而已。夫理論之是則是矣，非則非矣，回教與非回教之不同，只是理論之不同，而云不隔理，則其愚何可及哉。

2 衰落的原因

甲、阿人中止來華　西曆十五世紀頃，奧自曼土耳其代塞爾柱土耳其中興起，滅東羅馬後，益擴地而西，基督教各民族莫敢攖其鋒鏑，轉向西去，有西哥德民族者遂盡驅西大食遺族于歐陸之外，於是西

班牙與葡萄牙二國，相繼出現于伊比利亞半島之上。西葡二國乘其新興之氣，銳意擴展，乃放洋繞過好望角而東北向，遂達南中國之各口外。初來時，頗滋紛擾，引起中國官民甚大之厭惡；適阿拉伯人亦恨其侵奪商路，乃聯合以攻之。先是唐初以後，阿拉伯人操持東洋海面上之商業權威，互八百餘年之久。元末，中國沿海東南各地大亂，互市一度絕斷。及明成祖奠都北平，四海宴安，思欲招致海外賈客，以揚國威，命鄭和造舟於蘇州河，巡防海外，於是阿拉伯商人，漸有來者，然亦頻於日暮途窮矣；及聯合中國以攻西班牙不克，遂相率引去。今日讀史者知有葡人來華一節目，而不知是卽阿人中止來華之時也。自此以降，中國遂入于閉關狀態，商業中心移於北平，於是中

國回民失去向外發展機會；同時沿海居者，因與內地阻絕，更趨末落。

乙、回曆被黜　自成吉斯大汗採用回曆以來，回民于欽天監一職，奕世相守，垂三百餘年；明末意大利天主教以陽曆入中國，稍奪其勢，清康熙間更以回曆屢測不驗，乃裁去之，于是回民發展，又失一着。

丙、明清之國情不適于回民在政治上發展，茲將明清之國情，就其顯著者比較之：

A. 蒙古起自漠北，民風質樸無文，上下輯睦，君臣之分野極淺，臣工面君可以侍坐。

B. 明太祖性情猜忌，政尙嚴峻，論者謂專制制度之酷惡程度，至

明已達極點，首創叩見之禮。

因此，明以後之回民，在仕途謀發展者，獲一障碍，即教法上規定，不准向眞主以外叩首，而國法則面君時，必須行叩見禮，遵教法則無以符國法，從國法則叛教，——如清初康熙中，廣西提督馬承蔭于召見時，行跪拜禮其部屬在下群相錯愕，以爲彼竟泥首人之前矣。

A. 蒙古爲北方遊牧民族，駝羊牛之外無啖豕陋習。

B. 中國土著，爲世界上最嗜啖豕之一種人民——當易逢巴都塔氏來游中國時，見街市上公然陳設豕肉，極爲驚訝，以爲向所未見。

因此，回民入官途者，又增一障碍，例如陛見時不免有賜食之舉，食則叛教，不食則重違君命。

基於以上二因，在普通社會上乃有「官到二品就反教」之語。一般回民爲維持信仰計，而杜絕官塲矣，其甚者，更造爲讀漢文卽「夸浮」之語，以抵制求仕者。

丁、盛極而衰　盛極而衰爲宇宙間之定律，雖學說百端倡興，而此說始終未被推翻，吾人試一回憶，早期來華之回教徒，何等豪華！及在蒙古統治下又何其顯耀！唯其如是養尊處優，因之驕奢淫逸生焉，安得不趨入衰途？又自元明以來，各地所謂「牙紀」，率爲回民把持，其例于各色貨物完納正稅之外，抽收牙佣，由當地回民主持之，官府給予憑証，子孫世守，此與後來八旗人民之所謂「吃錢糧」，同爲不勞而獲之事業，子孫後世，有所恃而無恐，悠然卒歲，殆全成爲不治

生產之有階級矣。

戊、固有之語言文字，或已銷滅，或漸湮沒，改操漢語，而不讀漢文，甚有指讀漢文爲「夸浮」者，世安有不重文化而能發展之民族乎。

第三節　清人之排斥回教與康雍乾三大帝對回回之態度

入清後，首先排斥回回，見于文字者爲崑山顧炎武所作之日知錄，其言曰：「惟回回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黨夥，爲暴鄉閭，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訓其頑獷之習」，然而顧氏爲一富于民族思想之人，其醜詆回回，與其謂爲排斥回回，勿寧謂爲排斥一切外人之餘緒。康熙中，天下喘息粗定，京師有欲中傷回教者，乃造爲謠言曰「……

……回回謀叛，夜聚明散」。蓋指齋月情形而言也。御史即据之揭于朝，故老相傳：聖祖至因此而微服私行訪查此中情形。及廉得其實，遂下詔曰：

「朕評漢回古今之大典，自始之宏道也。七十二門，修仙成佛，誘眞歸邪，不法之異端，種種生焉。以往不咎，再達者斬！漢諸臣分職時亨君祿，按日朝參；而回逐日五時朝主拜聖，并無食朕俸，亦知報本，是漢不及回也。通曉各省，如官民因爲私忿，借端虛報回民謀反者，職司先斬後奏！天下回民，各守清眞，不可違命，勿負朕恩有愛道之意也。欽此欽遵。」

雍正二年九月，山東巡撫陳世瑨疏言：

「……左道惑衆，律有嚴禁，如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祇，另定宗主，自爲歲年，黨羽衆盛，濟惡害民，請概令出教，毀其禮拜寺……」

諭曰：

「……此種回教，原一無所取，但其來已久，且彼教亦不爲中土之所宗尚，率皆鄙薄之徒；卽彼教中之稍有知識者十居六七若似有出于不得已之情，從無平人入其教門之理。由此觀之，則彼之所謂教者：亦不過只於此數，非蔓延難量之事。至彼之禮拜寺回回堂亦惟彼類中敬奉而已，何能惑衆。朕令汝等嚴禁新奇眩幻駭人之事，如僧道回回喇嘛等，其來已久，今無故欲一時改禁革除，不但不能，徒滋紛

擾，有是治理乎？未知汝具何意見也。」

雍正八年署理安徽按察司魯國華奏稱：

「……請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應禮拜等寺盡行禁革。倘怙惡不悛，將私記年月者照左道惑衆律治罪；戴白帽，以違制律定擬；如地方官容隱督撫徇庇，亦一併照律懲處……」

諭曰：「……魯國華所奏甚屬苛刻怪誕。回民何嘗不遵正朔？而祇以其私記時日，即加以不遵正朔之名！回民何嘗不遵服制？而祇以其便用巾冠，即加以不遵制服之罪！至于禮拜清眞寺等名，亦不過如各省村邑，崇奉土俗之神，皆爲祀典之所不載，何獨于回民刻意苛求，指爲罪案乎？……」

杭世駿爲清代大文學家，其論回教之經典，則曰：「侏儷昧任，不可究詰。」論回教之書法，則曰：「夫篆，楷，草，爲我中國書法之次第，其徒特藉以神其誕幻而顚顚倒而行，迂道而說，以爲得天之明諭。噫！是何無忌憚之甚也?!」論回教之行事，則曰「唸禮齋課朝五功之類，日無虛夕，異言奇服，招搖過市而恬然不以爲怪，其亦可謂不齒之民也已。」

乾隆四十年五月諭曰：

「……朕每見法司文書，以犯名書作惡劣字樣，輒令更改，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犬作[犭回]，亦令删去犬旁。此等無關褒貶，適彰鄙陋，豈同文之世所宜有？」

至於普通社會上，因漢人排斥回民而釀成械鬥事體。西北西南，固無論矣，卽內地亦所在多有，以直魯豫三省爲尤甚，故回民爲便于自衞計，每多聚族而居。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亂作，嘗呼國人奉基督教者爲「二毛子」，呼回民爲「三毛子」。揚言殺盡「二毛子」再殺「三毛子」。就當時情況言，國人奉基督教者，每恃外人爲護符，魚肉鄉里，事誠有之，而回民何辜，遭此排斥？此無他，蓋傳統之心理有以養成之而已。

總上所述，可得一結論曰：一部分臣工百姓，務在排斥回敎；而清帝爲維持其國家大局計，往往從寬發落；然淺視回敎之態度已流露于字裡行間。此種情形，倂可于乾隆中燬書之役見之。

乾隆三十九年，下詔訪求違礙之書，各省督撫，地方官吏，務期逢迎上意，不憚比戶誅求，盡力搜檢，民間爲之騷然；同時回民方面，亦蒙池魚之殃，有海寬字富潤」　月昌，崖州人，嘗於乾隆三十九年自籍起身，赴內地求學讀經，歷經廣東，湖南，湖北，安徽，陝西各省，爲時八稔，留居大荔、渭南最久，已而南旋，臥病于漢口禮拜寺，及旣霍然，鬚盡脫落，寺側故有裕興帽店，主人袁國祚金陵人，其祖父卽劉介廉之師袁汝琦也。國祚字景初，與鎭江談氏，仝爲刋印漢字經籍之熱心教道份子。至是國祚卽以所印經若干册贈海，海得經思歸故里，于時桂林教門之盛，冠于南服，海枉道赴桂，適值各地官搜求違礙書籍最厲之際，海以攜有經卷，爲關吏盤查，捉往知府衙門

，知府貴中孚下之獄中，詳稟廣西巡撫朱椿，椿據稟申奏朝廷，併一面飛咨江南各省查辦，其奏摺略曰：

「……據桂林知府貴中孚稟稱，盤獲海富潤一名，有抄錄回字經十二本，又天方至聖實錄年譜等書……查回字經十二本，臣愚昧不能辨識有無違碍之處，而漢字四種——天方至聖實錄年譜一部十本，天方字母解義一本，淸眞釋疑一本，天方三字經一本，實多狂悖荒唐……臣現在提犯研鞫確實情節，飛咨該犯原籍——廣東詳查，有無另有悖逆不法字跡，併咨江南暨各省督撫，查徹前項書籍板片，解京銷燬，併咨拏譯刻散布及贈書著書各犯，審擬治罪，謹將搜獲各書…………恭呈御覽……」

旋高宗旨下以謂：

「……且就朱椿現在檢出書內字句，大約鄙俚者多，不得竟指爲狂悖，此等回民，愚蠢無知……若必鰓鰓繩以國法，恐將不勝其擾…………」意者高宗之措辭如此，回教之文字獄或不致擴大矣。無如旨下之日，該巡撫—朱椿所發之咨文，早已到達江南、湖北各省，湖北巡撫聞成烈接准廣西咨文，當密委司道赴漢口鎮，帶同府縣，將袁國祚拿獲，并起出多種漢字經籍，江南巡撫閔鶚元于接准來咨後，即札飭江寧，鎭江，松江三府，認眞剿辦，其文曰：

「……將粵省查辦海富潤逆書案內之贈書之江寧袁二，著書之石城人袁國祚，金天柱，金陵劉智，併長樂齋藏板及作叙人華亭縣恂齋

改紹賢一併嚴密查拏。併搜查各該犯家書本板片有無別項不法書本字跡，究明流傳處所，刻日訊馳稟察奪。幷卽委員解蘇査辦，毋稍漏疏，致干未便。一面將天方至聖實錄年譜等書及板片等項，通飭所屬，實力訪查，出示首繳，務期查繳淨盡，愼勿貽漏……」

唯時劉智謝世已久，僅有其曾孫夢義見在。金天柱早已北上都門，上述三府乃分將袁國祚之兄國裕，談在文，改紹賢（時爲江南提督衙門書辦，）三人拘獲，改某併已解往省城（蘇州），餘二人亦正起解之際，又奉上諭：

「……著將拿獲各犯，解放回籍，所有起出書籍板片，悉行給還……」袁國祚于被釋後，且北上入都，以至聖實錄進呈高宗，當蒙御

批，佈告天下。

第四節　淸代回民大事

一　反淸復明之役

明末天下大亂，淸人入關，于是勤王之師四起，皆以恢復故朝爲職志。甘州回民丁國棟，米喇印，遂擁故延長王朱識鐒于順治五年四月起事。連陷甘凉，渡河而東，破蘭岷臨洮，圍鞏昌，號稱百萬大兵。關輔震驚，淸廷至欲發禁旅赴援，總督孟喬芳密疏不可，統滿漢兵馳抵秦州救鞏昌。回軍被殺三千人，喬芳更分三路進兵會于蘭州，喬芳親督戰，遣別將潛襲城。米丁回軍見勢不支，乃焚浮橋西去。及淸兵渡河，朱識鐒及米喇印皆殉難。餘衆退保甘州，攖城固守，夜出

刼營遇伏，又死難萬餘人。逾月稍稍恢復，又立哈密回王子土倫太爲王，號召關內外回衆，破肅州，盡殺巡撫總兵以下各員，連破張掖酒泉武威各屬。及與清遇戰，又敗，死難八千人。順治六年，姜壤獨立于大同，與回民東西呼應，回民卒被圍于肅州，死難五千人，土倫太及丁國棟亦遇害。

二　回部之屬清與回疆之屢次兵禍

成吉斯大汗遺囑，分封諸子。以阿母河流域，與天山南北一帶。封其次子察合台，稱合察台汗國。及察哈台汗國中衰，分裂爲東西二國：東察合台又名東土耳其斯坦，亦名蒙古利斯坦，其地之有回教，以喀什噶爾，和闐較早于吐魯番，大抵明中葉以降，回教始徧佈全疆

，然其國力已漸就式微矣。明末淸初之際，有名瑪哈木特者，自稱聖裔，自西方來傳教。由是喀什噶爾以東，回教分兩派，曰白山派，曰黑山派，各懷門戶之見，互相排擠，勢等水火。康熙初，喀什噶爾汗伊斯美爾，贊助黑山派，驅逐白山派領袖阿柏克，不準其居喀城。阿柏克奔天山北，求援準噶爾汗噶爾丹。準噶爾源爲蒙古枝族，此時已强大。噶爾丹雄心有大志，聞此心喜，于康熙十九年乘機進兵，伐天山以南諸國，擄伊斯美爾汗全家，而立白山派領袖哈資臘特阿法克爲王，而隸屬於己。自此每年秋成之後，由準噶遣人向回城徵收賦稅，需索甚苛，少不如意，輒縱其從人搶掠。阿法克之後，有馬木特者有雄圖，漸欲脫離準噶繫絆，自立一獨立國。準噶覺之，賺至伊黎，閉土牢

中，數年始釋，仍禁錮之。馬木特在伊黎生二子，長曰布拉敦，次曰霍集占，卽後來所謂大小和卓木也。馬木特死，二子仍被摯伊黎。及乾隆二十年，淸兵滅準部，平伊黎，始釋二人歸喀什噶爾。二人歸後，共議所向，兄欲舉部降淸，弟不可，以爲我祖宗世受制于準夷方，今得歸，若欲聽淸廷處分，必召一人在北京爲質，與禁錮于準部何異？不如自立爲國。況淸廷新得準部，反側未定，兵不能來；卽來我守險拒之，彼餉饋不繼，可不戰而挫也。衆曰善，遂立爲巴圖爾汗。回戶數十萬羣起響應。淸廷先後命兆惠，雅爾哈善，富德等，將滿漢重兵，及索倫察哈爾布魯特各部勁旅，用黑山派爲內應，分道進攻，相持四五年。至乾隆二十五年，霍集占弟兄勢窮力蹙，敗入阿富汗，部

衆悉就俘。從此回疆全部隸于北京政府。黑山派因嚮導清兵有功，各得封蔭有差。越四年而烏什又亂。

清庭于霍吉占事平後。移哈密伯克阿布都拉治烏什。阿伯都拉性情暴戾，鞭撻淩虐，日以爲常。且勒索多方，貪婪無厭。其隨從之人，尤爲恣橫。同時辦事大臣蘇成，糊塗淫兇，其子尤惡劣無知。回民婦女有姿色者，皆喚入署中，父子宣淫，且令家人兵丁，裸逐以爲樂，經旬累月，始放出衙。烏什回衆，久欲寢其皮而食其肉矣。會有小差役，奉差遞送物件，未知何所，向阿奇木伯克清示。阿布都剌怒其唐突，重責數十鞭；無奈，又向印房章京請示，又以越瀆，重罪三十木棍。于是衆大忿，亂遂作。有奔告阿布都刺者，阿正飲酒，以爲謠

言，叱逐之。其夜三更亂起。先殺阿布都拉，隨入署殺蘇成家眷。內地官兵及貿易人等皆不免。共擁阿剌布圖拉爲阿奇木伯克，拒戰。清庭所派各駐防大臣，分調重兵來攻。方是時，阿克蘇庫車一帶回衆鬪風興起，有領袖熱依木歐斯曼等，極力壓制，使不得動。此時烏什城，被圍日久，樵汲路絕，而外援又不至。衆潰，城破。清兵下令屠城。越五十五年而有張格爾之興起。

霍吉占勢力解決後，清庭于回疆各城，設辦事大臣，主歲征錢糧土貨十分取一。及其既久，上下員司，服食日用，無一不取給于阿奇木伯克。伯克藉供應爲名，斂派回戶，日增月盛。其西域紅銅普爾錢，一當內地之五。喀城歲斂普爾錢八九千緡；葉城歲斂萬餘緡；和闐歲

欽普爾錢四五千緡，又土產氈裘，金緞，賦外之賦，需索稱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三奉辦事大臣。各城大臣，威福自出，而駐防筆帖式更習情形，工搜括，甚至廣漁回女，更番入直，奴使獸畜，引起回民大怨恨，相與糾衆擁立張格爾爲王，謀報復。初霍集占及布那敦事敗，布那敦之子薩木克及喀什噶爾人民皆避往浩罕。清高宗慮彼等潛蓄勢力，終爲邊患，歲遺浩罕銀一萬兩，使加約束。張格爾者，薩木克次子，智而且勇。爲衆擁戴。至嘉慶末，鑒于官吏之苛待，遂起義。連破西四城，聲勢大振。清庭調關內大兵西征，而黑山派乘機爲清兵內應。張格爾裏外受攻，轉戰七年，終以寡不勝衆，至道光八年春被俘，械送京師。比召見，氣促面赤，手指口動，而不能作聲。

張格爾失敗殉難後，其妻孥尚在浩罕，清將那彥成索之不從，清庭命禁絕互市爲抵制，那彥成遂盡驅各族回教僑商出塞，且沒其貲。回民大怒，敖罕王摩訶末阿利，驍悍善戰，以中國絕之已甚，大憤，欲以兵力回復其通商之利，聞張格爾兄摩訶末玉素普方在布哈爾，乃迎軍中，復攻喀什噶爾等城。清庭再命楊芳楊玉春往援，而浩罕方與布哈爾構兵不暇東顧，解圍去。摩訶末玉素普隨之西，敖罕慮中國大舉西進，乞援于俄，俄人不應，乃向清庭議和。清庭亦鑒于前此之失敗，惟懷柔之策可以羈縻，亦許和，令將所擄中國兵民放還中國，亦給還前此鈔沒貲財，仍舊通商，並免納稅。和卓木子孫，則由浩罕自由監視。事平。道光十一年也。越十年，浩罕王摩訶末阿利死，國人

豪俊，復助張格爾子弟起復仇之師。于是和卓木族七人。募集同志。連絡布魯特族，進兵攻南路。回民居內地者，以派別及實力種種原因，無能助之者，事又敗。

三　馬明心之役

馬明心，河州人。求學于卜哈拉。學成歸國後，設帳于各方。因對于教法的主張，與舊派有所不同，故時起爭議。其徒衆多勇健善鬬，舊派恒爲所苦。其徒蘇四十三，聚衆與舊派毆，舊派控之官。河州知府及河州協副將督兵往捕被殺。總督調大兵捕明心下省城獄。其徒二千餘，陷河州，渡河，間道至省城圍之。官方縛明心登城，給使諭衆勿動，約明日釋之，至夜則殺之。翌日衆攻城愈急，清廷命上將，督

重兵，分道往援。更編舊派回民之精壯者爲老回兵，使之前敵。相持三閱月，回民二千人悉殉難于山中。官兵捕殺回民家小數百口，更以其財產賞舊派。

越二年而有石峯堡之役。

馬明心及其徒衆既殉難，其徒田五阿衡哀之，預謀以石峯堡爲根據地，潛修守戰之備，圖大舉報仇。乾隆四十九年，陝甘總督李侍堯，以查治新派爲名，吏胥肆擾，田五阿衡遂發動，從靖遠渡河，連陷通渭等縣。已而清將福康安，及海蘭察等大軍四集，圍石峯堡，斷水道，衆遂潰，死傷數千。清軍出示永禁回民立新教。

四　陝甘回疆之役

同治元年，河南巡撫嚴樹森，遣散老回兵六百回甘肅原籍，夏間

，途經陝西華州，在小張村有伐民家竹之事，當時各地團練正盛，團主糾衆斃其二人，餘衆乃走大荔縣境之羌白鎮。仇回者乘機搆扇，一方赴省密告回民謀叛，并亟言若不先事剿除，恐成大患；一方揚言洗回，促成回民驚擾。大吏不察究竟，遽命團練大臣張芾往勸。回漢間積怨本深，回民乃殺張芾，而官兵更助團練殺回，于是回民震驚，相與揭竿而起。自關中而甘隴，以至天山南北，風起雲湧，先後響應；白彥虎收衆于渭南，馬化隆樹幟于河州；馬桂源，馬朵三馳騁于河湟，人强氣銳，屢挫清兵。當時太平天國之氣燄雖銷，捻衆之勢尙大有爲，與回民東西呼應，聲勢浩蕩。無何，捻勢窮蹙，清廷乃悉調湘淮兩軍之精銳，以左宗棠將之，西上平回。

馬化隆智謀勇武，在回軍中首屈一指，受衆擁戴，稱兵馬大元帥。自河州移金積堡爲大本營，建牙稱制，置百官。金積堡在隴東北境。山環水抱，形勢雄勝，四週碉堡，無慮百數十，呼吸相通，互爲犄角之勢。湘淮諸將，以久戰精銳，聞金積堡之名，相與錯愕而莫敢進。劉松山，上將也，恃勇輕敵，一戰而殪。左宗棠之奏摺中，至比馬化隆爲吳元昊之儔，其顧慮可知也。

任武字克揚，謂南人。英勇爲一時最，卽手刃張芾者也。

白彥虎。驍勇絕倫，尤能耐戰。自陝入甘，轉戰馳驅于河湟，以至賀蘭之間；又西出玉門，荒草溝一役，盡殲追兵萬人；及在回疆失利後，率衆入俄領中亞，而蓄以息焉。其後裔今仍聚族而居。

安明，阿衡也，陝西人。率衆取天山南八城，北路九城，築王城于烏魯木齊附近，稱清眞王。而和闐回民，以教派不同，別擁阿古柏爲王—阿古柏浩罕人也。清庭聞訊，震恐，欲割南疆一帶與阿古柏，以爲藩屬。英國駐北京公使亦爲是請，而左宗棠故梗其議，回民乃敗。此役也，自關輔而隴上，而天山南北，縱橫數千里，廬舍淪爲邱墟，禮拜寺徒堆瓦礫，寃骨纍纍。見者酸鼻，元氣斲傷，至今未復也。南陽水子立曰：過平涼之野，凄凉滿目；度玉門之關，玉石俱焚！。嗚呼慘矣！

五　雲南之役

道光二十五年，永昌各屬回漢，每因小忿至械鬭。回紳杜文秀等

京控，二十八年林則徐來督滇，秉公處理，旋卽平靖。是後漢人時言回人欲反。至咸豐五年，回民與臨安人因爭礦工控于官，郡首崔治中不持公平決判，見臨人勢强，則召臨人以殺回，見回人勢强，又使回人以殺漢。暗中挑撥，意在兩傷，藉邀功利。臨人怒，厚集黨羽圖報復。凡廣通羅川祿豐等處回民，不分良莠，刼殺殆盡；其幸而免者，逃於新興昆陽等處。由是謠言四起，人人自危。回紳馬凌漢率衆至省，歷陳回民受害各情，要求伸理。官吏疑而欲解除之而無其名，陰使人誣告回人，造無門之鎖，陰謀作亂。時黃琮練團，與巡撫舒興阿秘議，飭各府聽州縣，聚團殺回，橫直掃滅八百里，省城回民，格殺無論。于是臨人與團練分頭搜殺回民，悉殄滅之。婦女未溺死者，則幽

于各寺。事定，臨人入寺遊玩，見有美者，則以刀割襟爲號，次日擄去，號曰割襟。同時各府縣亦一律屠殺回民。回民見大禍臨頭，相率揭竿而起。杜文秀據大理，馬連陞佔曲靖，馬如龍自建水進省，馬榮自尋甸進省；適有馬德新者，朝覲歸國，以年高德劭，爲衆擁戴，即王位，入省垣居之。以馬憲爲大元帥。杜文秀在大理，勢尤浩大，置百官，蓋宮殿，分封諸將。馬連陞馬榮，亦拱手稱臣，旋進號蘇勒檀蘇里曼——譯言蘇里曼大王也。傳檄佈告天下。檄文以阿剌伯文書成，海外教胞皆得讀之。未幾全滇克服，黔省聞風納欵，川督懷杜之德，畏杜之威，亦露歸順之意。値安南人備白象一對，欲進貢北京，行入滇境，象竟直奔大理。越人迷信，以爲淸人氣數已盡，乃將二象

獻呈文秀，上表稱臣。清廷聞訊大驚，微露割地罷戰之議，爲近臣所尼不果。先是馬德新，馬如龍。踞省垣，挾制督撫，政令由己；及日久，奸人羼入，有岑毓英者，陰賊險恨，以甘言厚幣，噩馬德新死，誘馬如龍變，實現其以回攻回之計。原大變之起，由臨安人與回人因爭礦工而械鬬，至是馬如龍爲希冀名器，倡和漢安回之論，與臨安練首梁士美合作，進兵攻杜文秀，于是迤西不遑寧處，回民自行慘殺矣。大師馬致本氏述杜文秀之所以失敗曰：

「勝利富强就驕奢起來。古蘭所說的：「他們忘却眞主，眞主便使他們忘却自身」可爲他們寫照了。他們利令智昏，不守教條，甚至多數阿洪也向宦海中走，到處找官做，念經的學生們也羨慕虛榮，投

筆從戎去了。一般爲官爲吏的，和一些富豪大賈們便把面容打教門上轉過，團體解散，勢若散沙，驕奢淫佚無所不至。古蘭上說：「人自見其富豪時必也驕傲」。又云：「倘若眞主爲其僕寬豐其衣祿時彼必恣肆於大地」。這天經好像是他們的縮影。到了這種境地，眞主不可不懲罰他他們，于是他們節節失敗，步步受辱，教師學生們也捲入征戰的旋渦，學業荒蕪，學校閉門了」……杜公「文秀」和手下的阿林，文武官員多數殉難而亡了。其餘逃的逃，婦人孺子被擄的被擄，田產房屋概入于異教人的手中，淸眞寺也被改爲廟宇了，嗟嗟「我們爲眞主所有，我們終歸主闕。」唉！眞主不虧人，但是他們自虧自啊，迤西（指大理一帶）穆民的結果如此，迤東迤南的回民也漸漸

氣衰勢微了。」

第五節　近代教民人才與著述

中國學術，四千年來，至有清而稱極盛；同時中國回教之宗教人才，亦蔚起于清代之前半葉：在吳下有張中；金陵先有王岱輿；繼之有馬忠信，伍遵契，袁汝琦，劉漢英，至劉智而集大成；北平有米萬濟；湖北有馬明龍；山東有李永壽，馬伯良，又有二常，大常之門下有舍蘊善；在雲南先有馬注，後有馬德新，馬聯元。乾隆間，甘肅有馬來遲，馬明新；南京有金天柱，他如以書法著稱之花爸爸，萬爸爸，皆個中佼佼，極一代之盛。所有漢文經籍，全在此期著成：

張中字君時。明末，姑蘇人。歷從臨潼張少師與印度大師阿師格

遊，盡得其參悟之傳。譯有歸眞總義及四篇要道二書。前者爲回教經籍中最早之漢文本，其完稿時在明崇禎十三年。

王岱輿，別署眞回老人。其先天方人。洪武中供職欽天監，遂居南京，故爲南京人。岱輿淹貫百家，尤長辭辯，遠近來問難者，罔不折服。明亡，蒞京師，歿即葬于城西。著有正教眞詮，清眞大學，希眞正答等書行世。詳見拙作王岱輿碑傳。

馬忠信字君實，著有修眞蒙引。伍遵契字子先，譯有歸眞要道。二人同及王岱輿之門。

袁汝琦字懋昭，劉智之師。劉漢英字三傑，劉智之父。二人兼通經（阿文）漢，所作文散見于至聖實錄等書卷末。

劉智字介廉，別署一齋。天姿俊朗，博學深思，回儒釋道，靡不邃通。嘗詣天祿閣，遍觀所藏羣書；北渡淮，遊孔林，三入都門，以所著書遨遊于各名公鉅卿間；西入秦，登華嶽，就教于教中各大名師。足跡遍南北，雖車塵驢背，未嘗廢吟哦。譯著甚夥，已付梓者，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天方至聖實錄，天方字母解義，天方三字經，眞境昭微、五功釋義。

米萬濟字敬公，聖裔也。家北京，著有教欵微論，丁澎爲作序。

馬明龍，明末武昌人。學問湛深，著有認己醒悟。

李永壽字延齡，濟寧州人。康熙初入馬雄幕府。馬伯良字中卿，永壽之門人，劉智之師也。著有教欵捷要。

常志美字蘊華，其先撒馬耳干人。九歲，隨乃叔奉使押一獅入貢北京，留居陝西，從胡太師第四代門人學；後至濟寧，與當地常姓聯宗，遂姓常。學問淵博，尤精波斯文，授徒滿南北，著有哈挫衣米諾哈志，譯言波斯文法也。研究哲學尤有特到之處，通稱常仙學。

舍蘊善，常仙學之門人，因主張遵經革俗，不容于衆，羣斥爲新行——新行易言之卽異端也，實開近代中國回教新舊派別之端，譯有醒迷錄一書。

常傑，山東臨邑人。生當雍乾之際，博通經典，善技擊，冀魯一帶，多其徒衆。

馬注，仲修字文炳，滇迤西人，賽典赤瞻思丁裔也。明季參永曆

帝幕府；入清不仕，課徒自娛。康熙八年，隨旗入京訓講。及吳三桂據滇起事，當局委以軍旅之事，辭不就；日以著述爲事，數欲進講古蘭經卒未果。康熙二十一年離京，循運河南下，先抵金陵，後泝大江西上，入川，還滇。所過與教中名流相唱和，得詩都百餘首，今存。著有清眞指南，請褒表，進經疏，郁速酸傳，左道通曉。康熙二十五年，下詔訪求遺書，先生以所著清眞指南進呈。

馬德新字復初，滇迤西大理人。少遊關隴，從教中各名師習經文；長則授帳四方，所至多革舊俗，揚正道。四十歲後，巡禮麥加，觀光土都，歷埃京，兩覲天房，遍謁回教各聖地。還途，僑星洲八載，測天象，得實際與書本合；返國後，値雲南回民革命起義，被舉爲總

督；雖出入行陣，仍講學不倦。著有四典要會，大化總歸，探理質証，祝天大讚集解，朝覲途記，醒迷要道，天方蒙引歌等，及阿文典籍多種。

馬聯元字致本，雲南經學世家，代有傳人，聯元尤其卓卓，精通阿波文字，兩謁天房，著作甚夥，惜皆波文，不能舉其名。

馬來遲，馬明新，均甘肅河州人，復同學于卜哈拉，歸國後，彼此對教法之主張，節末不同，漸致水火，終而引起乾隆四十六年及四十九年，清庭大兵屠殺回民。

金天柱字北高，供職四譯館，著有清眞釋疑。

花爸爸，佚其名；萬爸爸，名景和，爲中國有名之寫經家，所書

古蘭經，極有名。

距今前十年，法國殖民部回教事務主任博納密來華，中國回教偉人馬福祥，贈以漢文回經多種，博氏返國後，以所贈之天方典禮，天方性理，天方至聖實錄，清眞指南要言等，交由該國東方學者徵席業，譯成法蘭西文字。

至于教中之普通文人，詩人，畫家，則史傳既無專載，而回教人向習不肯以信仰示人，故鈎稽維難；今舉所知，在明代有木訥，馬歡，金大車，金大輿，丁之翰，海瑞，銷懋堅，馬上捷，閃繼修。清代有馬世俊，丁澎，薛春梨，薛時雨，馬秋田，改琦，張舒和，宛梅菴，馬光蕭。以數愈千萬之衆，數百年之遠，當不止區區此數，略述大

概于左，以見一斑。

木訥，杭州籍，永樂九年辛卯科解元，十六年戊戌進士。官至繡衣，以文學名，杭州有木御史墓。

馬歡，數從太監鄭和巡海外，故知海外地理甚熟，著瀛涯勝覽一卷，後來著作家言外國地理，多依爲藍本。

金大車，金陵人，與弟大輿，以能詩名，著有子申詩集二卷，大輿著有子酉詩集二卷。

丁之翰，濟陽人，作伯彥子中傳，載在七修類稿；同書又載鐵鉉二女詩數首，頗極婉委之致。

海瑞，明代一大政治家也，海南人，明史有專傳，著有忠介文集

二十卷。

鎖懋堅，其先西域人，扈宋南渡，遂爲杭人。代有詩名，懋堅尤善吟咏，成化間游苕城朱文理座間，索賦其家假山，懋堅賦沉醉東風一闋云：風過處香生院宇，雨收時翠潤琴書，移來小朶峯，幻出天然趣，倚闌　盡日披圖，謾說蓬萊總是虛，只此是神仙洞府。——爲一時所稱。又送友人赴春闈詞，調寄謁金門，「人檥畫船，馬鞍上錦韉，催起瓊林宴，寒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巵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庭中選，今秋是解元，明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其友果魁天下。

馬上捷字雲客號閬仙，雲南尋甸人，父以鄉科任沅州府守，當安

酋困黔省時，以轉餉功，擢常德太守，軍興旁午，獨運援黔之餉，久而無憤，以勞悴卒于任。雲客其長子也，文雅蘊藉，有幽人墨士之風。著有拾芥軒集。

閃繼修字允迪，雲南永昌人，在啓（天啓）禎（崇禎）間有詩名，有集未刻。

馮從吾，西安人，爲官廉能，伉直敢言，著有少墟集二十卷，疏草二卷，元儒攷略若干卷。

馬世俊，章民，江蘇溧陽人，順治十八年辛丑科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侍讀。工詩古文辭，精書畫，有二右之目，謂右軍右丞也。著有匡菴詩文集。在國朝先正事略及清史列傳均有傳。

丁澎，飛濤，浙江仁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未達時已名播江左，與弟二人皆以能詩名，人稱三丁；及官刑部郎中，日與宋琬，施閏章相唱和，號燕台七才子。著有扶荔堂集，信美堂詩選，在國朝先正史略及淸史列傳皆有傳。

薛春梨，全椒人，與弟時雨，在道光間爲名翰林，時雨字慰農，曾入曾國藩幕府，著有籐香館詩鈔四卷。

馬秋田，山東人，能詩。

改琦，伯蘊號七薌，別署玉壺外史，其先北平人，祖歿于王事，遂家松江。精繪事，尤長于仕女人物，嘉道以還，無出其右者。作品有紅樓夢圖詠，百美圖，及玉壺山房詞選二卷行世。

唐傳猷字晉徽，東魯世家。咸豐辛酉拔貢。著有松鶴堂記事初草，松鶴堂私淑雜著行世；其子承烈，仕至陝西按察使。

張舒和，筱仙，清末北通縣人，精書畫；宛梅菴，與張舒和同里，在同光間以畫梅出名，因名梅菴。

馬光灝，魯平，甘肅蘭州人，咸豐乙卯科舉人，舉孝廉方正，歷講求古、玉泉等書院，著有四書集註辨釋切要，日新堂詩文集各四卷。

第六節　清代之回回

清初定制，以從龍有功諸臣民，編爲八旗；凡搭旗者通稱在旗，一般不在旗者曰在民。又別分在民中之回敎信徒曰在敎。此即社會通稱信回敎者爲在敎之所由昉。然旗籍中亦有回回，俗謂黃鳥金鄧皆是

。蓋明季備邊諸將中，頗有回人，及清入關，乃以投降効力者編入八旗也。乾隆中，清兵征服大小和卓木，統一回疆，以白山派俘回若干，安置北京，分建四處回回營使居之，設立辦理回人佐領事務處一處于西長安街，以爲管理，隸于內務府指導之下。

回民至清代，大勢雖趨衰弱，然因人口蕃庶，人才亦往往而有。康熙間征蒙古，雍正間征苗，征緬，各役，馬進良，哈國興，哈元生，許世亨，等頗著勞績。平苗功成，賜宴羣臣，以元生回人不漢食，特賜全羊。高宗慰哈國興曰：中土回人，性多英勇，哈其大族，每出將種。後來山東討王倫，湖廣平白蓮天理，咸同間平髮平捻等役，皆有回回爲將官；如黑鳴鳳，許文謨，江長貴，鄭魁士，馬建，閃殿奎

，馬新貽，馬繼美，不可一一數也。光緒甲午，中東之戰，左寶貴殉國平壤。庚子年，馬福祿，馬海晏，捍衛北京，皆以忠烈振當時。其前乾隆四十六年，爲解決馬明心之勢力，曾編舊派回回爲老回兵。每次削平內亂，皆與有功。

玉門關外，葱嶺迤東，本爲東察哈台國境。境內各大城，皆有汗，隸于喀什噶爾大汗之下，大約自有明後，回教即次第遍佈于全疆。入清後，各汗屢向北京政府通貢使，池北偶談尙收有康熙十二年及二十一年吐魯番貢表二則。然自明末清初以後，即發生黑山派與白山派之爭。互相傾軋，置大局于不顧。迨康熙以來，屢爲準噶爾部所侵掠，內訌猶不已。乾隆間，淸廷利用黑山派爲內應，吞併全疆，自是

東察哈台後裔，實行亡國。乾隆二十四年，劃烏魯木齊以東置州縣，隸甘肅省；以西別稱藩部。于理藩院設徠遠司。從舊制以統治之。至光緒初，阿古柏將軍指導下之回教王國，為左宗棠覆滅，于是天山南北兩路，完全直轄于北京政府。清廷循左宗棠之意，于光緒十年設置行省，是即今日之新疆省。

康熙十八年，聖祖南巡至鑫城，登清眞閣，見古蘭經，詔能講者來，無應者。二十一年，吐魯番使臣以古蘭經進呈，當諭京師內外，能講者來。比至，乃能誦而不能解者。二十五年，下詔訪求遺書，敎中大師馬注，以所著清眞指南進呈。併奏請卽以古蘭之道頒布天下，使人人得讀而遵之，則天下可以不治而平。書上不報。夫以聖祖之聰

明睿知，使其因清眞指南一書，而得悉天經之妙諦，進而公之全國，則回教在中國之進展，必十百倍于今日；然竟未果。吾故謂此非回教本身在中國之不幸，實聖祖與此邦人士之無緣領受回教之恩惠耳。

早期來華之回教徒，多自波斯灣上棲來夫港一帶。其後與蒙古人偕來者，又多爲波斯籍。以是之故，中國內之回教徒，除回疆外，雖自詡爲回教正統派，且自認爲阿卜哈尼法正宗，實則其日常生活，頗揉雜不少石阿派之習俗。拖咫齊人種考原指其証有七：一教士學成者皆着綠服。二主管教務者爲依馬目，呼學生爲海里凡，抑之也。三傳習經典多用波斯文語。四注重太服細勒經解，與土耳其等處注重古蘭原文者有異。五注重紀念聖女法特馬。六命名多取阿里，忽散，侯腮

尼，法特馬之類。七教士演講常述阿里戰陣之勇，而于倭馬爾赫赫武功鮮有稱道。校經室隨筆以爲教中有所謂八件教門原根者，于旵聖之次曰旵伊瑪目，而又注曰伊瑪目特指阿里之十一代子孫，此又一証也。余又以爲禮拜寺內教授生徒，各種課程具備，獨無歷史；必因講述歷史，須以報達之哈里發爲正統，然後在敍事上方有標準，此固石阿人所不願也。又因正當之教法經，傳來甚晚，据王靜齋大師所述：「韋果業開講不足三百年」；以往教士傳教，端賴幾種抄本雜經；于是種族之風尚，個人之行持，往往被後人認爲不可不遵之條件；譬如回教人家向禁以口熄燭，而以物代之，相沿已久，不能不遵。孰知是乃吉利介自人之俗也。又如教中先賢，每有于正當功課之外，好作副劝

拜，以期達于至善之境；而後人不察，竟有副功天命輕重倒置者之類是也。間有一二聰明之士，欲出而糾政之，而羣衆囿于積習，是古非今，不欲更改，而糾紛生焉，小則口角，大則流血，新舊兩行，黨同伐異；實則所爭者，何莫非稍末問題。西北內地，交通不便，各自成爲風氣，派別尤多，競爭更烈；二百年來，許多戰事，每因派別間之爭執而起；而先烈創造之革命事業，屢起屢仆，生命財產犧牲至無量數，而卒歸失敗者，要亦內訌之劇烈有以牽制之耳。韓昌黎曰：人之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曠觀自古迄今，回教之不能統一全世界者皆內有派別之爭，有以致之！嗚呼噫嘻！警在後人！

引用書目

唐書
新唐書
五代史
新五代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新元史

元史譯文証補
補元史氏族表
補元史藝文志
明史
明史本紀
明史紀事本末
西夏紀事本末
黑韃事略

耶律楚材西遊錄
學海關志
揭文安公集
九靈山房集
丁鶴年集
宋史
酉陽雜俎
飲膳政要
雞肋編
龍川略志
輟耕錄
癸辛雜識
桯史
西湖遊覽志
元典章
國朝文類
七修類藁
野獲編
日知錄
清史列傳

國朝先正史略
蒙古史研究
元史學
元西域人華化考
夢溪筆談
嘯亭雜錄
聖武記
宸垣識略
都門紀略
詠清史事詩

西域聞見錄
景教碑考
元代之三階級
馬可孛羅遊記導言
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
池北偶談
十駕齋養新錄
湧幢小品
棗林雜俎
西使記

閩南遊記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中國國際貿易史
蒲壽庚考
通州重修朝眞寺碑記
南京勅建禮拜寺碑記
長安敕賜淸眞寺碑記
長安三世王碑記
著書述
徐霞客遊記

所過唱和詩
請褒表
滇垣丙辰大禍記
英帝國主義與拉薩
中西交通史料彙編
杭州重修眞教寺碑記
郁速馥傳
復初先正小傳
回回教入中國史略
世界史綱

長安子午巷碑記

重修禮拜寺碑記

廣州重修懷聖寺碑記

牛街禮拜寺懸額

回回說

進經疏

張潔入教記

教門雜識

至聖實錄紀年校勘記

清代之禁燬書籍

大將軍麻貴家乘

大雜學譯序

回回原來

認己醒悟

教款微論

歸眞要道

穆民人口調査

校經室隨筆

三河盧莊何氏族譜

回教考

歸眞總義
教欵捷要
撫滇績
中國回教史述畧
世界回教史略
正教眞詮
清眞釋疑
本草綱目
册府元龜
馬哥孛羅遊記

嶺外代答
皇明世法錄
陳誠使西域記
明律集解
至正岳廟碑
陸宣公奏議
太平廣記
四夷述
伊奔巴都他游記
瀛涯勝覽

元秘史
大明一統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至元辨僞錄
萍州可談
全唐文
諸蕃志
西洋朝貢典錄
長春眞人西遊記
烏古孫仲端北使記

元遺山集